柳南隨筆 正續（二）
東皐雜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柳南隨筆

正續

(三)

王應奎撰

柳南續筆卷三

庶人祭高祖

今人拘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之說。謂士庶人止應祭一代。而不知非也。程子云凡人服既盡高祖祭亦應至高祖。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朱子謂程子此言。是得祭祀之本意者。安溪先生謂庶人祭於寢亦可及四親。但品物當從減省。儀文當從簡略。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禮耳。

種痘

顧仲恭云。小兒出痘。古醫書無之。本草謂之時行豌豆瘡。然亦唐後人語也。不知此症。昔無而今有耶。抑古人不識。而今人識之耶。按痘本胎毒。相火伏於命門。人身五臟經絡。係於背骨第三椎。心係第五椎。肝第七椎。脾第十一椎。腎第十四椎。腎之中。即命門也。相火在下。由腎上炎。而脾、而肝、而心、而肺。其毒輕者。不即發。徐歷諸經。其毒已透。則其勢緩而吉。其毒重者。即腎或肝而發。則其勢急而凶。近時有種痘之法。不知起於何人。其法擇痘之最上者。取其痂以爲苗。傅以他藥。吹入鼻孔。鼻孔爲肺之竅。又督脉所係。由上而下。直貫命門。引毒而出。使無內伏。亦法之至善者也。但火毒有輕重。又須以眼力辨之。其重者。當於下苗之際。多服稀痘丸。以散毒氣。便可無虞耳。

東林氣節

明季東林諸賢。批鱗捋鬚。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闕下。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飴。其氣節頗與東漢黨錮諸人相似。一時遂成風俗。其時有兒童嬉戲。或據地互相痛扑。至於委頓。曰須自幼鍊銅筋鐵骨。他時立朝。好做個忠臣也。聞者莫不笑之。然而流風所被。鼓動振拔。兒童猶知興起。廉頑立懦。其效不可覩乎。

關廟投刺

京師前門。有漢前將軍廟。頗著靈顯。前明大司馬楊溥過之。必投一鄉晚生名刺。以楊與侯同爲蒲州人也。而本朝合肥龔鼎孳爲大宗伯時。每朔望過之。亦必投一侍生名刺。聞官場中。侍生有大小之別。此侍生爲大侍生歟。抑小侍生歟。是亦不免於妄矣。

永樂朝詞臣

陸鈺漫記云。永樂朝。教習庶吉士甚嚴。曾子啓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說者說。詔戍邊。復貸之。令拽大木。啓等書訴執政。執政極陳辛苦狀。得釋歸。當時待詞臣如此。政亦酷矣。使歐公遇此。歸田之後。尚當不寒而慄。豈得復云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乎。

不肖子

莊子外篇云。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所謂之不肖子。此不肖子三字所自始也。郭注、謂違俗而從親。故俗謂不肖耳。今世人子。喪中用帖。稱不肖子。未知本於此否。然大約是謙光之辭。吾邑嚴觀察韋

川云。近世士大夫。不明此意。凡中科甲。及仕宦中人。皆改稱不孝。非儼然自謂勝其親乎。按家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從未有稱不孝者。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豈可以此自居。先輩文文肅錢口口兩公。鼎甲後。仍稱不肖。可以爲法。

陸公酒量

雲間陸文定公善飲。年九十餘。一日微雪。一子五孫侍坐。公命酌曰。歲晏天寒。今日須滿千觴。遞飲至五百觴。諸孫皆狼籍醉臥。公笑曰。孺子何孱也。次第命就寢。父子對舉至八百觴。子亦酩酊辭出。公命二老妾出侍。乃獨酌巨觥。滿一千始罷。

太湖漁戶

漁戶以船爲家。古所稱浮家泛宅者是也。而吾友吳友篁著太湖漁風。載漁家日住湖中。自無不肌粗面黑。間有生女孌白者。名曰白囡。以誌其異。漁人戶口册中兩見之。又湖船延師課子。每四隻共一人。修儀必具白金二三鎰。每船各供膳三月。所食不外水族。極四時之鮮美。友篁常語余云。欲遊七十二峯。須館漁船三年。始能徧歷。暮年遊興方濃。而不幸下世矣。漁風又載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四日。駕幸太湖。漁戶蔣漢賓等。網銀魚以獻。賜銀二十七兩。漢賓子孫至今珍爲世寶。舟中有病瘧者。縛銀于臂。卽止。

嚴孝廉

吾邑嚴孝廉闇公。相國文靖公之裔孫也。少負才華。跅弛自喜。嘗應郡試。兩藝立就。而日尙未中。納卷而

出。則深自得意。旁若無人。一路以手指作圈點狀。適過府學。有繫馬在焉。孝廉竟撫其腹而圈點之。遂爲馬蹄所傷。其陰囊創甚。仆地。幾致殞命。一時傳以爲笑云。

仁兄仁弟

近世作札與人者。同輩輒有仁兄之稱。按此二字。始於後漢書趙壹傳。乃壹之所以稱皇甫規也。而顏魯公祭姪文。亦有此稱。則謂己之兄耳。又孔叢子下卷。有與從弟安國書。稱安國爲仁弟。此二字他處却未見。頗覺出新。

呼兄爲況

宜興人呼兄爲況。却亦有本。按廣雅釋親云。兄況也。何遜贈江長史別詩云。況事兼年德。況事、猶兄事也。

阮亭詩序

阮亭之詩。以淡遠爲宗。頗與右城襄陽左司爲近。而某宗伯爲之序。謂其詩文繁理富。銜華佩實。感時之作。惻愴於少陵。言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其說與阮亭頗不相似。余按阮亭爲季木從孫。而季木之詩。宗法王李。阮亭入手。原不離此一派。林古度所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也。顧王李兩家。乃宗伯所深疾者。恐以阮亭之美才。而墮入兩家雲霧。故以少陵、義山勗之。序末所謂用古學相勸勉者此也。若認文繁理富。銜華佩實等語。以爲稱贊阮亭。則失作者之微旨矣。

河梁詩

今人贈行詩。輒以河梁爲比。以李陵與蘇武詩。有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句也。而不知河梁之作。吳越春秋中已有之。按勾踐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乃作河梁之詩。

淵明自挽自祭

淵明有自挽詩三首。其詞酸楚。讀之使人不樂。乃祁寬謂其情詞俱達。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直是望影而談。非其實也。若自祭之作。庶幾近於達矣。但考顏延之靖節徵士誄。淵明年六十三而卒。而祭文中乃有壽涉百齡之語。則又何也。

李存我書

雲間李待問、字存我。工書法。自許出董宗伯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題額者。李輒另書。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勝董也。宗伯聞而往觀之。曰書果佳。但有殺氣。恐不得其死耳。後李果以起義陣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書。若留於後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陰使人以重價收買。得卽焚之。故李書至今日殊不多見矣。

天寶鹿

康熙壬子歲。于清端公成龍。官黃州司馬。一日偶駐皮亭。野人獻一死鹿。其高如馬。角大而斑。其頂間有銀環。重一十七兩。鐫天寶二載華清宮七字。角下堅徹如瓊。蓋所謂鹿玉也。黃岡陳太史大章。爲作天寶鹿歌。

賣文

東澗先生晚年貧甚。專以賣文爲活。甲辰夏臥病。自知不起。而喪葬事未有所出。頗以爲身後慮。適鹺使顧某求文三篇。一爲其父雲華墓誌。一爲雲華詩序。一爲莊子註序。潤筆千金。先生喜甚。急倩予外曾祖陳公金如代爲之。然文成而先生不善也。會餘姚黃太冲來訪。先生卽以三文屬之。太冲許諾。而請稍稽時日。先生不可。卽導太冲入書室。反鎖其門。自晨至二鼓。三文悉草就。先生使人以大字謄眞。從枕上視之稱善。酒叩首以謝。越數日而先生逝矣。

何義門論文

何義門云。某宗伯自是異才。其爲古文。惜乎反爲元人所拘縛。爭逐歐蘇之末流耳。此言亦未盡然。宗伯好言宋元。亦爲學王李者發藥耳。若其自爲文。亦有上攀史漢。平揖韓柳之作。如高陽行狀、應山墓誌、諸大篇是也。何嘗爲元人拘縛乎。況元人之文。淸眞雅正。不離本色。而宗伯則詞華較勝。其派別故自不同。

茅選唐宋八家

世傳所謂唐宋八大家者。係歸安茅氏所定。而臨海朱伯賢實先之。朱竹垞則謂大約出於唐應德、王道思所甄錄。茅氏饒于貲。遂刊之以行耳。余觀此書。頗斤斤於起伏、照應、波瀾、轉折之間。而其中一段精神命脉。不可磨滅之處。却未盡着眼。有識者恆病之。吾邑陶先生子師答湯西崖書云。江右有魏叔子者。以古文負盛名。及吾郡前輩高自標榜。傾動人主。然嘗循覽其旨。俱宗茅鹿門。鹿門批點唐宋八家。不能推

論其本。而沾沾於其末。淺學從此入手。規橅節奏。自謂已得。每與學者論此。未嘗不嘆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本也者。其所由達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五。以至什伯千萬。莫可紀極。是謂有本。生有起滅。數有消息。萬物自然。與化往來。作長斂藏。皆中程度。是謂能達。是故君子明理以知要。極情以盡利。趨歸以定方。是故理生事。事生變。變成章。意象卷舒。自然合節。今不求其本。而急求於合節。末之乎爲文矣。此數行議論極佳。其所謂吾郡前輩者。蓋指堯峯而言也。而餘姚黃太冲許堯峯文。以六字括之曰。無可議。必不傳。此言雖未免過當。然所謂無可議者。非指其節奏之已合乎。所謂必不傳者。非指其根本之未探乎。殆與子師所言若合節矣。

滄浪詩話

嚴滄浪詩話一書。有馮氏爲之糾繆。而疵病盡見。卽起滄浪於九原。恐亦無以自解也。然拈妙悟二字。實爲千古獨闢之論。馮氏幷此而詆之過矣。夫妙悟非他。卽儒家所謂左右逢原也。禪家所謂頭頭是道也。詩不到此。雖博極羣書。終非自得之境。其能有句皆活乎。其能無機不靈乎。滄浪又云。詩有別腸。非關書也。此言雖與妙悟之說相表裏。而又須善會之。惟錢圓沙先生云。凡古人詩文之作。未有不以學始之。以悟終之者也。而於詩尤驗。此論雖本滄浪。而以學始之一語。實可圓非關書也之說。尤足爲後學指南耳。

王趙交惡

益都趙宮贊秋谷。自少負異才。以工詩鳴山左。視一時輩流。罕有當其意者。迨識新城先生。迺斂衽懾服。

於是噤不作詩者四五年。新城知之。特肆筵設席。醉之以酒。請弛其禁。宮贊乃稍稍復作。作則就正新城。以定是非。厥後兩公議論。偶不相合。讒人從而交搆之。而彼此嫌隙生矣。吾邑馮定遠爲宮贊所私淑。新城顧謂其所批才調集卑之無甚高論。卽平日貲贅王李。亦不過拾某宗伯牙後慧耳。而世乃有皈依頂禮。不啻鑄金呼佛者。此蓋隱指宮贊而言。未嘗明言其人也。而宮贊談龍錄之作。傲睨前輩。顯爲詆斥。以視微文刺譏者何如。此亦足以徵兩公之爲人矣。

陳眉公告衣巾

陳眉公自少繫籍學宮。年二十九。卽志在山林。欲棄儒服。其告衣巾呈云。例請衣巾。以安愚分事。竊惟住世出世、喧寂各別。祿養志養。潛見則同。老親年望七旬。能甘晚節。而某齒將三十。已厭塵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眞拈對鏡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乃稟命於父母。敢告言於師尊。長笑雞羣。永拋蝸角。讀書談道。願附古人。復命歸根。請從今日。形骸既在。天地猶寬。偕我良朋。言邁初服。所慮雄心壯志。或有未隳之時。故於廣衆大庭。預絕進取之路。伏乞轉申云云。

錢木菴論馮定遠詩

定遠詩謹嚴典麗。律細旨深。求之晚唐中。亦不可多得。獨精於豔體及咏物。無論長篇大什。非力所能辦。凡一題數首。及尋常唱酬投贈之作。力有所止。不能稍溢於尺寸步武之外。殆限於天也。吾虞從事斯道者。奉定遠爲金科玉律。此固詩家正法眼。學者指南車也。然舍而弗由。則入魔境。守而不化。又成毒藥。李

北海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悟此可以學馮氏之學矣。

尊甫尊堂

稱人父曰尊甫。而甫字亦可作府亦可作父。按昌黎送湖南李正字序云。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朱子考異云。府或作父。又稱人母曰尊堂。按陸士龍答車茂安書云。尊堂憂灼。

俗語有本

俗有一步一鬼之語。却本之論衡。俗有錢可使鬼之說。却本之呂氏春秋。俗稱田畔曰田頭。後漢王丹傳。載酒肴於田頭大樹下。俗稱不正路曰差路。按差字當讀去音。唐人詩云。楷本岩前差路多。

一門四皓

番禺陂頭之鄉。有四潘翁者。同母之兄弟也。一曰秉彝。壽至九十有八。一曰峋嶁。壽至九十有六。一曰慶存。壽至八十有九。一曰慶餘。壽至八十有八。康熙間。其族人以聞有司。有司表其閭曰一門四皓。

吳俗告喪

陳見復曰。吳俗告喪。凡親年在七十以上者。稱以壽終。似諱言疾者。此不學之見也。范甯註。宋公和卒。引鄭君云禮雜記上曰。君薨。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薨赴而曰不祿者。臣子之於君父。雖有壽考。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若赴稱卒。是以壽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此義可破俚俗之惑。

林茂之

侯官林茂之有一萬歷錢。繫臂五十餘載。以己爲萬歷時所生也。泰州吳野人爲賦一錢行以贈之。

馮補之論律詩

律有二義。一如法律之律。則首必貫尾。句必櫛字。對偶不可舛也。層次不可紊也。一如音律之律。則雙聲宜避。疊韻宜更。輕重不可渝也。清濁不可淆也。若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之類。尤當諄諄致辨云。

文三橋

三橋嘗言。人之言語。清濁本乎水土。南北所以不同。每見南人遷就北人。學打官話。未見北人遷就南人。學說蘇白。吾竊惑之。所以三橋平生所至。只操吳音。

虎邱社稷

順治癸巳重三日。吳門宋旣庭章素文復舉社事。飛箋訂客。大會虎邱。而延太倉吳祭酒莅盟焉。時遠近赴者。幾至二千人。舳艫相接。飛觴賦詩。歌舞達旦。翌日各挾一小册。彙書籍貫姓名年庚而散。

三國志

何元朗嘗云。太史公爲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卽通歷之紀年也。如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歷。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爲通歷。非爲項羽也。此論實深得子長作史之旨。余謂陳承祚三國志亦然。按三國之中。惟吳之立國先於蜀魏。在漢獻未禪之先。已久與中國抗

衡。至吳與蜀並峙。其歷年無幾。若必以蜀漢爲統。是不得詳三國之始末矣。況三國並列。不分彼此。其不帝魏之意。已隱然言外。此最是作者立義妙處。乃陶宗儀作正統辨。反謂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是爲春秋之罪人。獨不思蜀漢雖炎祚子孫。而崛起僻隅。未嘗有漢獻之命。故綱目大書曰。劉備自立爲漢中王。是亦不得爲正統。而朱子所以終與之者。固別有深意。蓋南宋渡江自立。猶昭烈也。推爲正統。亦所以尊本朝耳。此意固不可不知。

罩甲

今人稱外套亦曰罩甲。按罩甲之制。比甲則長。比披襖則短。創自明武宗。前朝士大夫亦有服之者。

戈氏神童

戈莊樂之族。有一神童。曰小隱。九歲。隨父至劍門。值卞華伯郎中偕友聯句於此。華得句云。怪石如人巖畔立。友方呻吟未應。小隱忽拱手而前曰。何不云白雲和水澗邊流。一座驚嘆。與之定交。呼爲小友。惜不永年。詩文罕有傳者。

海棠白花

靜海勵文恭公家居時。嘗手植西府海棠二株于庭。垂二十年。公歷官至尚書。卒於位。靈柩歸里。時當秋日。而海棠忽開白花滿枝。鄒元褒太史爲繪白海棠圖。諸詞人各系以詩。次山侍御爲余述之如此。

夏吏部

明末夏吏部瑗公。嘗謂友人曰。天下必歸東朝無疑。東朝者。卽今聖朝也。友人問其故。曰、只遵遺命。舍長立幼。而無爭心。此聖賢事也。三代以下。那做得來。我惟有一死。但爭遲速耳。居恆戒家人。曰、我若赴水。汝輩決不可救。救而復死。是兩次死也。非所以愛我。故投淵之日。家人環立而視。水淺僅及胸。先生乃俯伏水面。背衣未濕。而氣已絕矣。

三賢多壽

衞武公年一百二十二歲。見史記年表。子夏年一百三十餘歲。子思年百餘歲。見甲子會紀、

邑乘之誤

常熟志邵圭潔傳云。生平喜讀孟襄陽詩。及舉于鄉。房考許其闈牘曰。七篇何其神似孟襄陽也。及余讀張應遴祭邵蓮墟文。則云蓮墟先生當爲諸生時。厭薄帖括記誦。獨醉心孟襄陽集。迨丙戌成進士。房考顧學海許其墨卷曰。經生語。乃絕似孟浩然詩。時稱顧公具眼云。按蓮墟名鏊。爲北虞先生之子。而應遴則蓮墟之弟子也。其言當不謬。乃邑志傳訛。移甲爲乙。亦可怪矣。

敬十八房書說

科場取士。黑白不分。至明季而極。吾邑顧仲恭傷之。爲作敬十八房書說。其文炳燭齋集不載。而黃太冲嘗稱焉。因節錄於此。今世之爲天吏者有三。庸醫也。低風水也。盲考官也。何以言之。使醫而能辨六脉。則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辨龍穴。則天之所以禍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

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吾謂此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歟。凡物之確然自信者。人爲政。而冥然罔覺者。天爲政。古者聖人舉事。必蓍龜。夫枯草朽甲。亦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天下之至靈者出焉。考官者。亦文章之蓍龜也。十八房其爻象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弗敬歟。按仲恭之文。太冲謂其縱橫爽健。取法於卓吾之辨才。而汰其遊戲之調。惜世無知之者。然如集中放言之四五兩篇。破壞聖賢藩籬。得罪名教。良非淺細。此文雖近輕薄。猶不至悖理傷道云。

計甫草

計甫草好學。能下人。吳門黃孝子向堅。尋親滇南歸。甫草卽執贄事爲師。或言孝子不學。子何師爲。甫草曰。子夏論學備矣。人固有能獨身徒步。求親於萬里蠻瘴之鄉。冒風波。觸虎豹。犯盜賊。出萬死一生。奉其父以歸者乎。事親如此。學莫大焉。天地鬼神猶敬之。況吾輩乎。師乎師乎。舍此人奚屬。

氣化感物之異

從兗州至曲阜。凡三十里內。草木不生荆棘。聖化所感也。萇宏之墓。至今寸草不生。怨思所積也。虞姬墓旁之草。雖大風不能搖。貞心所屬也。吳門要離墓碑。久仆於地。有樹之者。則城門白晝殺人。俠氣所憑也。其事亦可異矣。

梅醬

今世村家。夏日輒取梅實打碎。和以鹽及紫蘇。赤日晒熟。遇酷暑。輒用新汲井水。以少許調和飲之。可以

解渴。按周禮、漿人掌六飲。其五爲醫。醫當讀倚。鄭註、以爲梅漿能生津止渴者。想卽今之梅醬也。但古爲王者之飲。而今爲村家之物。有不入富貴人口者。故特表而出之。

綠林

今人稱盜爲綠林豪客。謂始於李淸溪贈盜詩。而不知綠林二字。實見於後漢書。按後漢劉元傳。諸亡命藏於綠林中。註云。綠林山在今荆州當陽縣東北。

方何之弊

方望溪爲文。間有創論。然過於痛快。便近李贄聲口。何義門看書。洵屬具眼。然過於細密。便近時文批評。兩先生在今日。固承學所當師法者也。而其弊却亦不可不知

古文難易之分

王李之古文。學史漢而僞者也。今人之古文。學歐曾而僞者也。然爲僞史漢。猶非多讀書不能。若爲僞歐曾。只須誦百翻兎園册。用其之乎語助。儘可空衍成篇。蓋便於學者之不讀書。殆莫甚於此。吾邑前輩馮定遠云。韓子變今文而古之。歐陽子變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勝言。推定遠之意。亦以其便於不讀書。故有此言耳。山陰徐伯調云。學史漢者如孔廟奏古樂琴瑟柷敔僅得形模。故難爲學八家者。如古樂之遞變。至近時梨園諸曲。窮情極態。亦復感動頑懸。故樂爲實則彼以古而難追。此以今而易襲。未可謂易爲者爲古。而難爲者反非古也。此論殊爲得之。

楊九娘

嘉定縣之東南。有楊氏女名九娘者。父命夜守桔槔。爲蚊所嚙。不易其處。竟以羸死。其死與高郵之露筋同。然露筋之死以貞。九娘之死以孝。其所以死又有不同者。故其里至今名孝女里。而里人立廟祀之。亦如露筋。但高郵爲南北往來要衝。故露筋之名頗著。而嘉定僻在海濱、遂罕有知九娘之名者。余故表而出之。吾友張孝廉同夫、孝女里人也。嘗爲作楊九娘歌云。

揭曼碩詩

元、揭曼碩有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一首。題爲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在揭集第一卷。而阮亭古詩選竟列之無名氏十九首諸詩後。題刻古詩一意而不知其爲揭作也。義門謂漢人豈有此風氣。雖不能詳考。亦何至兼格調俱莫辨哉。按揭詩三卷。有元板。刻本與抄本互有異同。如步出東門行。刻本却只有前四句。

折倒

俗語有物而盡取之。謂之折倒。按南唐書浮屠傳。後主大起蘭若。廣聚生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

柳南續筆卷四

三詩同意

杜少陵茅屋爲秋風所破歎云。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白香山新製布裘詩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孟貞曜詠蚊詩云。願爲天下幗。一夜使景清。三詩爲題各異。而命意則同。蓋皆仁人之言也。故並表而出之。

三史

唐有以三史舉入官者。三史之名。由來久矣。少時聞馮叟寶伯云。三史謂史記、前漢書、三國志也。但三國志註江表傳。孫權謂呂蒙、蔣欽曰。孤自省事以來。看三史諸家兵書。此時國志未出。固已有三史之名矣。寶伯之言。又未可信也。然則馬班而外。其爲東觀紀歟。抑爲袁宏紀歟。謝承書歟。不得而知也。若唐以三史舉入官。則爲史與前後漢書。固有明文矣。

祭文創格

張子韶祭洪忠宣公文。今載容齋隨筆。其文但云。維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忠宣之子景盧謂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而陸放翁祭朱元

晦侍講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髦神往形留公沒不亡尚其來饗其文共三十六字而無限痛惜之情卻已包括在內前人亦未有此格也

豈況連用

古人用語助多與後世不同如豈況二字似無連用之理而三國志註及維摩經卻有之按蜀志許靖傳註王朗與靖書云詩人比一日之別於三秋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又維摩詰經弟子品云轉論法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余修奉賢縣志曾用之於小序中淺學不知有傳爲笑柄者

新城詩格

詩貴鍛鍊致精亦不妨疎密相間若字字求工則反傷眞氣矣詩貴含蓄蘊藉亦不妨豪蕩感激若句句求澹則不見性情矣詩貴意存忠厚亦不妨辭寓刺譏若語語混淪則全無作用矣新城於此或不能盡合後世必有從而議之者然秀骨天成風神絕世自是間代清律非柴烟糞火邊物也近有謂敬業堂詩頗擅出藍之美吾不敢以爲然

死社稷爲諸侯言之

古者諸侯始封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祀之國君死社稷一語爲諸侯言之也若天子以天下爲一家則又不在此例昔唐之世元宗有祿山之禍乃幸蜀以避之代宗有土番之難乃幸陝以避之德宗有朱泚之亂乃幸奉天以避之三宗惟知所避故卒能再造唐室苟於國君死社稷一語莫

辨天子與諸侯之不同。則當危急存亡之秋。必至不能通變而坐失事機矣。

改嫁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子固嘗言之。然先王制禮。有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之服。則女子改嫁。固非先王之所禁矣。按宋葉水心翁誠之墓誌云。女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可見古人不諱改嫁。故於文字中見之。今世衣冠之族。輒以改嫁爲恥。而事出勉強。馴致無狀。反不如改嫁之爲得也。往見蔣先生莘田家訓中。亦嘗言之。其所見與余略同。若如徐女廉之改嫁說。則又教人以偷。而爲程子之罪人矣。

尚書

尚書之尚。唐人詩中多作平聲。後人遂沿而不改。間有作去聲用者。人必反指爲非。按夢溪筆談云。尚書本秦官。尚音上。謂上爲常者。秦人音也。又輟耕錄云。秦時少府遣吏在殿主發書。故謂尚書尚主也。如尚衣、尚食、尚醫之尚。並時亮反。後世乃訛爲辰羊反。然卽以詩言之。唐人原有仄用者。如工部題瀼西新賃草屋詩云。欲陳濟時策。已老尚書郎是也。

同姓稱家

臨川李侍郎書曝書亭集後云。近世人詩文標目。於同姓人輒稱家某人。考宋元以前文字。皆無此稱。朱竹垞先生最爲博雅。今集中諸同姓者。亦曰家某人。豈先生偶未檢點耶。抑別有據依耶。余按楊修答臨

溜侯牋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此卽家字所本。不得謂古人無此稱也。但少陵之于位。昌黎之于重華。一爲從弟。一爲族子。而杜詩直書曰杜位宅守歲。又曰。寄杜位。韓文直書曰送韓侍御歸所治。則其於疏遠者可知。稱家之濫。殆始于前明中葉乎。

樊紹述古文

樊紹述著作昌黎墓誌中。歎爲富矣哉。古未有也。而今所傳者。僅有絳守園居記。及越主樓詩序兩篇。其文詰曲艱澀。殆不可句。可謂怪于文矣。而銘詞乃云。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此二句似美紹述。而其實非也。蓋昌黎立言之意。殆欲學者求之于文從字順。而不必如紹述之好奇耳。鄭權豪侈。昌黎送之以序。稱其貴而能貧。爲仁不富。蓋反言以諷也。讀此文者。亦當作如是觀。

公爲尊稱

公羊傳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洪容齋曰。年之長者。尊其道而師之。稱公。後世之稱公者。殆不盡然。顧亭林謂今日誌狀之人。人人得稱公者。何其濫也。何其僞也。吾友陳見復云。今之墓門署公者多矣。豈皆年之長者尊其道而師之。故有此稱耶。正名覈實。無使沒者有媿地下也。

百客堂

今世稱衆人雜沓之所曰百客堂。卻亦有本。按松江府志云。百客堂在下沙。爲瞿氏宴饗姻黨之室。元方回有百客堂詩。

參坐參語

三人並坐曰參坐。見國策。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篇三人並語曰參語。見前漢書楊敞傳。

三登高望樓詩

古人作詩。於題中字必不肯放過。如老杜重過何氏五首。其着眼處在重過二字。所以爲佳。吾觀阮亭三登高樓詩。於三登二字全不照顧。已乖古法。而字句雜出。尤所不解。如第二聯。既用晚霞殘照。而第五句又用雲煙早暮。第八句又用淸晨臨眺。一首之內。忽朝忽夕。可謂毫無倫次矣。不知篋衍集何以收之。昔王右丞早朝之作。以絳幘、翠裘、衣冠、冕旒、袞龍等字。用在八句之中。前人猶病其太雜。若見阮亭此詩。其能免於掊擊乎。

正字通

鈕玉樵觚賸中一條云。著書之家。海內寥寥。近日惟日知錄、正字通、廣東新語三書。可以垂世。爲斯言者。抑何不辨黑白乎。夫日知錄一書。其學問之深。在容齋隨筆、困學紀聞之上。豈廣東新語可比。而廣東新語又豈正字通可比。按汪堯峯論正字通。謂其學術不能通經。而好爲新異可喜之說。如註禫字及祖免之免字。按之於經。皆不可通。此書方行於世。聊摘以戒後學。吾邑毛翁斧季、精於小學。爲義門所推。亦謂正字通之誤更甚於梅氏字彙。而玉樵乃與顧屈二書並稱。其貽誤學者。良非淺細。余故一爲辨之。

書板之誤

讀書當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據。此馮純吟讀古淺說之言也。然古本亦有不足據處。如南史王筠傳云。知音者稀。眞賞殆絕。而東萊十七史詳節。賞字誤刻奇字。韓宗伯熟於南史。而此句屢用。卻不解奇之爲賞。又豈非古本誤之哉。

儉爲共德

左氏莊二十四年傳。刻其桷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共字、經典釋文無音。而世人乃並讀爲恭。余竊以爲非。或有疑之者。余曰。杜註、先君有共德句。云以不丹楹刻桷爲共。蓋言世之諸侯無丹楹刻桷者。故云共也。若讀爲恭。則其義不可通矣。況釋文無音。果何所據而平讀乎。後見司馬公傳家集訓儉篇云。御孫云。儉、德之共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沒於物也。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觀此。可以證余之說矣。近讀顧仲恭炳燭齋隨筆。而共之義益明。其言云。共之爲義。蓋言諸德共出於儉。儉一失。則諸德皆失矣。今請得申其說。假如爲人上者而知儉。則樽節愛養。自不傷財害民。是儉有當於仁也。爲人下者而知儉。則制節謹度。自不至納賄竊帑。是儉有當於忠也。就士庶論不儉者。必多方奔走以謀生。儉則身常閒。而心常逸。豈非善自爲謀。是儉有當於智也。不儉者。或多方諂媚以規利。儉則閉門無事。恥辱自遠。是儉有當於義也。謹服先疇。菽水可以盡歡。是儉有當於孝也。有遺業可以處子孫。且有遺法可以教子孫。是儉有當於慈也。衣食所餘。可以濟親友之急困者。是儉有當於睦婣任

恤也。凡人生百行。未有不須儉以成者。謂曰德之共。不亦信乎。

金天石

金是瀛。字天石。居華亭之皐橋。自少以詩文名。國初與同里吳騏、王光承、並以隱逸徵。不起。時論高之。是時松郡人文最盛。奉吾邑某宗伯爲盟主。而宗伯亦屢至其地。一日。舟次白龍潭。諸名士方羣趨迓之。天石忽投一詩云。書舫滄江載酒行。山川滿目不勝情。朝元一閉千官散。無復尚書舊履聲。宗伯得詩默然。即日解維去。又嘗遊金陵。值龔合肥大會詩人於青溪、桃葉之間。多至四十餘輩。而天石與焉。伶人請演劇。天石命演躍鯉。舉座失色。蓋龔自登第後。取名妓顧眉爲妾。衣服禮秩如嫡。故天石以棄妻譏焉。龔爲俛首。而天石傲岸自若。黃昏大雨。夜分客散。車馬喧咽。而天石坐門限上。脫韈跣足。徐徐步歸寓。了無怍色。

金正希

金正希先生。七歲讀論語。問塾師曰。孔子何如人。塾師曰。聖人。又問曰。今何在。塾師曰。已死矣。即爲之大哭。而竟日不食。

周鄮山

周容、字鄮山。明末鄞縣諸生。入國初。遂謝去。康熙己未。有欲以鴻博薦者。容笑謝曰。吾雖周容。實商容也。薦者遂止。

稱字

冠而字。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春秋以書字爲褒。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昌黎墓誌數十篇。標題概稱官閥。惟李元賓、柳子厚、樊紹述稱字。以見其人不必以爵位爲重。是亦所以貴之也。後世不明此理。反以稱字爲簡慢。遂僅呼一字。而以翁老承之。雖稚子幼生。無不蒙此稱者。嚴觀察韋川謂在禮父母存。恆言不稱老。今子舍而居尊長之名。冲幼而受衰耄之目。豈非不祥。至形之文翰詩題。俗陋又不待言矣。

笠翁詩韻

今世所行韻書。惟邵子湘古今韻略爲可從。汪西亭本之爲今韻略。縮爲小本。最便攜檢。亦良書也。有浙人李笠翁者。亦有小本之刻。其通轉大約本之於歷下輯要、成都轉注兩書。襲訛承謬。亡足依據。而其書久行。貽誤後學。正復不淺。蓋其人略具小慧。全未讀書。卽如凡例中。有古風近體排律絕句八字。其意所謂近體者。蓋專指五七言律也。然則排律絕句。非近體而何。又謂未有作近體排律而用仄韻者。不知唐人仄韻律詩甚多。如樂天西樓月一首。長慶集編入律體。而方氏律髓亦收之。然則非仄韻律詩而何。此人之游談無根。大抵如此。而在園雜志反稱爲一代詞客。且謂其所輯韻書頗佳。亦惑之甚矣。

蘇蓼劬

蘇蓼劬、名鳳翔。字苞九。邑人也。讀書汲古。爲制義務宗先輩大家。一洗熟爛。屢試京兆不售。而志不少衰。

當報罷時。適際午飯。遂輟箸不食。從此嚼粥及餅餌者數年。至得舉而後復故。其立志之堅如此。推此以學爲聖賢。亦何患不成哉。

總管廟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爲總管。總管之下爲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爲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黃太冲云。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吾邑亦有總管廟幾處。則屬之於金昌及其子元七。按邑志云。神生前居澱山湖。父子沒皆爲神。元至元間。陰翊海運。俱封今職。則是總管之稱。又非生前所授也。吾意本係守郡者之生祠。而後人或以金神附會之耳。

飲光誤論

錢飲光力詆東澗之註杜詩。見於與方爾止書。其說甚謬。恐貽誤後學。爲一正之。如中興之中字。按毛公烝民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杜元凱左傳序云。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切去晉。子美達行在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東澗註中字云。張仲切。此本釋文也。而飲光謂此中字本平聲。東澗欲叶子美之律。遂以己意改爲去聲。然則經典釋文不足據乎。蘇子瞻送王雄州詩。有威聲又數中興年之句。註卽引子美達行在詩。亦將讀此中字爲平聲乎。至謂子美中興二字。屢見於詩。秋日夔府詠懷百韻云。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贈韋大夫云。漢業中興盛。韋經亞相傳。諸將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勳業

汾陽異姓王。此三中字。又何以不從行在詩例。亦讀爲去聲耶。不知中興之中。原可平去二音並讀。王觀國學林新編云。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也。飲光又謂中酒之中。宜作去聲。不當摭中聖人之說。改爲平聲。此說尤爲不通。按中酒二字。始於漢書樊噲傳。卽國策所謂中飲也。顏師古音竹仲反。謂不醒不醉。飲酒之中也。日知錄云。中酒猶云半席。顏注非是。然則既作半席。不當讀爲平聲乎。李太白詩。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李廓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蘇子瞻詩、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俱作平聲。無仄用者。惟賓退錄載齊已詩。穰低似中陶潛酒。以中字爲去聲。謂於義爲長。看來此字亦不妨如中興之中。平去二音並用。若必以讀作平聲爲不通。則不通自太白始矣。至於判字、應字、難字之類。義應從平聲者。而或作去聲用。義應從去聲者。而或作平聲用。此詩家叶韻之法。自三百篇已然。而乃以此爲子美病。謂東澗又何以回護焉。此亦拘泥太甚矣。

誤解閑情

陶靖節閑情賦自序云。將以抑流蕩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則知閑乃防閑之閑。與逸致閒情之閒迥別。綴文之士。章不深考。遂致誤認。昭明既訾爲白璧微瑕。卽容齋三筆中。亦以爲寄意女色。可一笑也。

誤學漢碑

漢碑八分書。歲久類多剝蝕。後人輒效碑上字。作剝蝕狀。此病自元人作俑。至本朝谷口鄭簠尤甚。何義

門嘗言谷口八分書近日江以南頗重之然如人體患惡瘡甚可憎疾家次山爲余述之余因笑曰若然則彼重之者亦大類嗜痂矣

梅蔡化俗

宣城梅定九先生享年至八十有九自爲族長歷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有博戲者漳浦蔡聞之先生居梁山下環所居三百餘家當先生時歷二十年亦無敢有博戲者

瞿張殉難

瞿稼軒張別山兩公同殉桂林之難而一以從容一以激烈此亦各因乎性情初非有優劣也善乎蘗菴大師之論曰異哉吳人非吾楚人之所能知也楚人惟能忍嗜慾耐勞苦岸傲憤烈者而後能死吳人居長厚自奉園林音樂詩酒今日且極意娛樂明日亦怡然就戮甚可怪也按瞿爲吾邑人故稱吳人張爲江陵人故稱楚人云

楊義士

稼軒先生死桂林之難有門下客楊藝者爲之服衰絰懸楮錢滿衣行則窣窣有聲號哭營市間見纓弁袴韡短後衣者輒叩頭請言於定南王收斂主人王聞而義之并同死張公尸亦許藝收焉時有永明王時給諫金某者爲僧于桂林之茅坪菴改名姓因亦上書定南王請收斂瞿張遣侍者詣王府將投書遇藝知已得請遂不果上後金以其書遺瞿氏瞿氏子遂剞劂以行而不及藝由是兩粵及吳楚之間但知

收斂瞿張者。爲金一書之力。而藝竟泯泯矣。後性因集中載藝事甚悉。且曰。以吾書掩藝功。在吾爲竊名。在瞿爲負德。是兩失之矣。按藝行二字碩甫。自號二癡。本吳江人也。晚歲移家吾邑。

諸家論震川古文

震川之文。錢尚書推爲有明第一。而黃梨洲則云。觀震川集。試除去其敍事之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求之韓歐集中無是也。又李安溪云。看震川古文。拖沓說去。又不明白。兩三行可了者。千餘言尚不了。令人氣悶。望溪方氏云。震川之文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于繁者。王崑繩目爲膚庸。必非無所見而云然。明史文苑傳云。自有光之文出。而操觚之家從此鮮實學。而妄談歐曾。亦不能無弊。夫古文如震川。亦可以已矣。而猶不免于後人之議。甚矣斯道之難言也。

虞山不知苦吟

桐城錢幼光田間集有云。虞山不信詩有悟入一路。由其生長華貴。沉溺綺靡。兼以腹笥富而才情贍。因題布詞。隨手敏捷。生平不知有苦吟之事。故不信有苦吟後之所得耳。苦吟之後。思維路盡。忽爾有觸。自然而成禪。家所謂絕後重甦。庸非悟乎。少林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驚人者。悟後句也。虞山不事苦吟。宜其無驚人句矣。而錢湘靈敍橅雲集。乃全襲幼光語以詆幼光。今幼光田間集刻本具在。恐難欺人以所不見矣。

南垣善謔

張漣字南垣。善疊石。爲人滑稽多智。出語便捷撫掌。有延陵公某者。前明國子祭酒也。迨入本朝。以原官起用。士紳飲餞。演爛柯山傳奇。至張木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爲張石匠。祭酒公故靳之。以扇确几贊曰。有竅。鬨堂大笑。南垣默然。及演至買臣妻認夫。買臣唱切莫提起朱字。南垣亦以扇确几曰。無竅。滿座爲之愕眙。而祭酒不以爲忤。有竅無竅。吳中方言也。

正錢錄

崑山吳殳作正錢錄。攻擊東澗不遺餘力。同時汪鈍翁復爲之左袒。吹毛索瘢。勢燄甚熾。計甫草深爲不平。因語鈍翁曰。僕自山東來。曾遊泰山。登日觀峯。神志方悚慄。忽欲小遺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潛溺於峯之側。恐重得罪。然竟無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衆泰山不知也。鈍翁躍起大罵。然觀堯峯集中。有與梁侍御論正錢錄書。亦謂此錄非不義嚴而辭辨。然其所列尚有未合處。得無盛氣以相攻擊。而未暇商搉考證歟。由是言之。卽鈍翁亦未嘗以正錢錄爲定論也。

修志所難

汪堯峰集載史兆斗之言。謂修志所難者人物耳。余竊謂凡修志者。不當僅以前志爲藍本。須徧考名人文集。凡有前志所不載而見於集中者。悉當補入。然所謂名人者。又必視其品詣以爲重輕。望溪方氏云。高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數計之君子也。同時官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確乎有據者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其所載者可盡信乎。贓哉修志之難。難於人物也。

虞邑流寓

賢人君子之所至。爭攀舉以爲重。此志乘之所以有流寓也。吾邑有應載者三人。向未采錄。殊爲缺典。因標其梗概。以俟後之修志者。　龔翊、字大章。崑山人。靖難兵破南京金川門。先生時爲守戍卒。大哭慟云。會按籍勿伍。法令甚嚴。先生夜走常熟之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囤中。卽囤中讀書。焚膏繼晷。多所纂述。越二十餘年。禁稍解。乃仍歸故里。周文襄公高其品。兩薦爲學官。堅不應。年八十有八卒。事詳梅花草堂人物志。及□□詩小傳。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乙酉之夏。奉母避兵於常熟之語濂涇。見亭林集。與館中諸公書又云。余少居崑山、常熟之間。見日知錄行鹽一條。又徐司寇憺園集。有家兄孚若詩序中云。舅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窮鄉。兄往依之。意司寇所謂窮鄉者。卽語濂涇也。而亭林集中。又有常熟歸生晟、陳生芳績、書來以詩答之之作。其詩云。十載江村二子偕。相逢每詠步兵懷。所謂江村非卽語濂涇而何。則知先生之寓居於常熟。始自乙酉歲。後遂久淹於此。故云十載也。　劉永錫、字爾欽。號剩菴。魏縣人。中崇禎丙子鄉試。選長洲學教諭。鼎革後。不復歸。隱於陽城湖之濱。以賣席自給。見者呼席先生。錢尙書念其窮。招之往。不應。越幾年竟餓死。事詳沈歸愚學博劉先生傳。而釋石林寄巢集中有和劉剩菴七護詩。其小序云。先生隱于南沙之畢澤。四壁蕭然。晏如也。爲七護詩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詩僅達意而已。按畢澤在常熟之東南。其地瀕陽城湖云。

東皐雜鈔

董潮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自序

槐花黃後。故我依然。日坐小窗下。覺茶香簾影。致有一段幽寂趣。讀書偶得。隨事記錄。幷及耳目所見聞者。久而成帙。因取古人臨東皐以舒嘯意。名曰東皐雜鈔。非敢云窮愁著書。聊借筆墨舒寫已耳。至於備一朝之典故。擅數語之翦裁。則誠有愧昔人云。癸酉冬十一月望後書。東亭、潮序。

東皐雜鈔卷一

清　董潮纂　潮字曉滄。號東亭。浙江海鹽人。乾隆癸未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

後漢書列女傳。蔡邕女文姬。先入胡中。曹操痛邕無嗣。遣使者贖之云云。而晉景獻羊皇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蔡邕女也。則邕女不獨文姬矣。又羊祜卽后同產弟。以討吳功。應封關內侯。乞賜舅子蔡襲。是襲爲中郎之孫。伯喈又有後矣。書俟博雅者。

史稱王戎儉嗇。而華譚爲郟令。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見義慷慨。固非近日守錢虜比也。

俗語云。得之易者。曰儻來。晉書王坦之傳。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物。卿何所嫌。按莊子刻意篇。儻來之物。寄也。俱俗語所本。

語溪某者。貲雄一邑。癸酉七旬初度。先是夢一神人語之曰。汝媳有娠。應汝受生。甚惡之。因不復作賀。至七月而病。病中其媳候之。輒不欲見。云畏其眼。九月中。媳產一女。病中聞之。云可無慮矣。擬復集賓朋補祝。其子請命女名。某名之曰觀音保。定名而嬰兒哭。某氣絕矣。

春花落瓣。秋花落朵。蓋氣候使然也。見宋牧仲筠廊偶筆。

朱紅、揚州人某科進士。爲廣西河池州。因事伏法。有舊僕湯某者。一日行過其墓。見朱如平生。湯駭懼。朱語云。汝勿怖。我知汝可信。故託汝。我有一妾一子。近已流落。汝可傳語。若能守則某壁中尚有質票二。貨之可得數十金。足以南還。不然。可令速嫁。汝卽以此物挈吾子回揚。若負心。當殛汝。言訖不見。其人驚怖欲死。如言索之。果得二票。因送其子南歸。妾亦不嫁。朱曾與從父乾庵同寅。見湯某親說云。

闖賊陷京城。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其人首唱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吳蠶吃罷柘陰稀。背邊黃淺鶯兒嫩。頷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長掛一簑衣。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一人。惟殘塵盈寸而已。見筠廊偶筆。

段柯古酉陽雜俎載盜俠數事。近有一友云。曾於鴛脰湖遇一乞食老僧。兩手各無拇指。詢之老僧。慨然云。事經數赦。不妨爲秀才道之。某少於河北爲劇盜。曾探得一鉅公。寄四萬金南還。因至山左候之。數日後。果有車馬輜重下店。一少年隨之。詢之云。是標客。蓋慣爲人護送者。訪其藝。曰。善彈。因與之同發。晨起少年於馬上挾彈先行。途次見樹杪一鳥鳴噪。少年引彈向之。彈從鳥邊過。尚懸分餘。鳥飛去。余因私計曰。其術尚未云盡善。因放馬彎弧。方欲發矢。而一丸已至。左手一指墮。余同善左右射。復引弓。一丸又至。右手一指墮。腰間尚有兩斧。方欲舉之。又一丸中余眉間。因墮地不能復起。少年趨至前。笑曰。余初次出行。不欲傷汝性命。兩斧權作謝可耳。下馬取之而去。余數時方醒。因此頓悟。遂棄家爲僧云。

五代史家人傳不載周太祖柴后本末偶讀東都事略張永德傳載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崩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迓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弊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使郭雀兒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于父母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所謂郭雀兒卽太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卒爲高祖佐命后父柴翁旣老每夜寢及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矣此事可補歐公書

封宣聖之後歷代名號不同在漢魏曰襲尊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謚孔子曰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至宋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四十七世孫宗愿爲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上言是以祖謚而加後嗣乃改爲衍聖公世襲

王翊字介人嘉興人明末布衣工詩朱竹垞曾採入明詩綜其全稿聞爲一俗子賣去欲假爲己有近從友人處見其殘稾數首五言如搖落當秋甚蹉跎奈老何殘葉經秋盡悲風入夜多遠懷應有淚久客且無顏旅雁當殘歲飛帆入亂流月暝罷垂釣日斜長掩關七言如人歸野寺殘陽盡家在橫塘落葉多魂驚去國三千里淚下傷心一二人春雨燕城寒浪靜夕陽京口暮山多絕句如塞上云霜落陰山秋氣寒秋風吹斷玉門關中天不改秦時月留與征人夜夜看金陵雜詠云渺渺孤雲帶晚鴉空溝流水咽寒沙臨春閣上新聲歇留井風埋玉樹花水滿秦淮長綠蘋千年王謝已灰塵春風燕子家家入無復當時舊

主人。俱不滅唐人。惜不獲見其全稿。嗟乎。士生斯世。賤貧無聞而埋光鏟采者。可勝咤哉。

元末顧阿瑛處干戈戎馬之會。擅園池亭榭之勝。日夜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觴詠倡和。幾忘爲滄海橫流時。一時名士。如楊廉夫、倪雲林、柯九思輩數十人。俱聯袂入社。迄今想見玉山風流。令人神往。明季毛子晉擁厚貲。會天下喪亂。因搜羅古今書籍。自經史子集外。下逮稗官詞曲。俱鐫板行世。此二君者。皆擅陶朱之術。一時行事。俱堪千古。不然。遭逢世變。安知不爲象齒之焚身耶。近日士大夫大抵多守錢虜。卽有擅園亭聲伎之樂者。又皆傖父面目。令人不可嚮邇。安得有風雅如阿瑛、好事如子晉者乎。

本朝王尙書讀費道士詩。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因有十字須千古。如何失此人之歎。他如康乃心、崔黃葉、皆以標題得顯。不滅昔人佳話。近讀友人朱牧人詩。有句云。雁衝落葉歸平楚。人背斜陽立小橋。使遇前輩。不知可能把臂否。

姊婿陳萊可、嘗夢至一處。見小橋野店。一女子當壚。因起勸酒。歌一詩曰。流水青山似若耶。畫橋西畔酒旗斜。人間不信春風貴。開遍碧桃樹樹花。余戲之曰。莫同虞絳、耿玉眞否。近亦夢。登山見蒼莽千里。攢峯遠樹。慘澹落日中。旁一人屬余賦詩。因高吟曰。哀湍落葉不堪聞。雁帶殘陽入亂雲。廢塚纍纍三十六。眼中多少可兒墳。南燼遺聞錄載徽欽北狩事。備極慘穢。假名阿計瞀。應是憤南渡忘復讐之計。故作此以諷激耳。其紀朱后爲幽西骨祿都所辱。鄭后至虜城。腹腑間亦不免搜摸。高宗太后韋氏。與四大王生二子。其餘帝姬妃嬪之辱。多不忍寓目。其果紀實耶。抑僞書邪。近讀元人馮粟題太宗逼幸小周后圖詩曰。

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王折取來。怪底金風衝地起。御園紅紫滿龍堆。嗟乎。天道好還如此。書所載。殆亦不可知者耶。

文中子、當隋末時講學河汾。一時及門皆當代佐命。而隋書無傳。獨於其弟無功傳一及之。後遂有疑爲子虛烏有者。或有以爲因侯君集事與長孫無忌忤。故魏徵輩不敢爲立傳。竊意通講學授經。儼然上繼宣聖。其書歷歷可考。必非無其人。魏徵素稱戇直。上不避君。豈畏貴戚。況薛收李靖等。皆一時人傑。豈有狥私意而忍沒其師之名者乎。蓋諸人既以通上配仲尼。則謂其師之道。如日星江河。萬世共仰。不待書之載籍而後傳。亦且不屑與文學諸人伍。勢必別立世家。如史記之於夫子。而又無此體。故幷此不書。正所以極尊崇之意。非有他也。

東都事略載。東坡與章子厚同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惇推坡下潭書壁。坡不敢。子厚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坡撫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章曰、何也。坡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章大笑。又續耆舊聞。子厚爲商州推官。子瞻爲鳳翔幕僉。因差試官開院。同過小飲山寺。聞報有虎。一人酒狂。因勒馬往觀。去虎數十步。馬驚不前。子瞻乃轉去。子厚獨鞭馬而前。取銅鑼於石上戛擊。虎遂驚竄。謂蘇曰。子定不如我。觀此二事。則其平日自具一種剛辣手段。正與王處仲視王愷殺勸酒美人光景同。

彭貫自謂韓琦遺腹。梁師成亦自謂蘇軾出子。雖二豎之奸陰險很。賊尙知以二公爲蔭籍。何當日紛紛

攻訐者。乃出之士大夫耶。

金人破汴。議立張邦昌。御史中丞秦檜以狀論列。中有云。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爲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爲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能復讐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又云。張邦昌者在道君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爲蠹國之政。今日社稷碩危。生民塗炭。雖非一夫所致。亦邦昌爲之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讐仇。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雄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爲大金屏翰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讀之使人氣壯。使當此時犯虜怒而死。不且張叔夜、李若水輩共傳不朽哉。檜何不幸天假之年耶。抑亦宋之氣運當留若人耳。

嘗讀荆川先生稗編。愛其所採六經奥論。持論精博。多所發明。朱太史竹垞則以爲非漁仲所作。稱其議論與通志略不合。蓋漁仲上書言。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攷、作書辨譌、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敍、作刊謬正俗跋。五六年爲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不及奥論。故耳。今觀其周禮卷中天文總辨。取丹元子、步天歌。幷云。鄭夾漈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曰。於時素秋無月。清夜如水。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四夜。一天星斗。盡萃其胸中矣。全用通志略、天文略序中語。則非漁仲作明甚。近從友人處假得足本。所謂黎温序已缺。應非危邦輔所藏者。因手錄一過。於卷首仍舊書鄭樵漁仲。蘆簾、竹几、松火、茶爐、日課五頁。閱二十日而卒事。歲寒風味。亦頗不

惡耳。

契丹在五代時大爲中國患。至宋眞宗之世。自澶淵之役。南北講好。至淳化二年。女眞以契丹格其貢宋之路。請宋攻之。不許。當時君臣誠有見哉。至天祚荒淫。女眞寇暴。奸人起釁。逆豎貪功。不思存遼障金。乃結狼虎之歡。棄祖宗之好。樊籬既撤。脣齒俱亡。善乎韓昉之言。眞洞見形勢。不得謂虜無人也。葉隆禮契丹國志二十七卷。詳載兩國誓書、及南北聘賀禮物。蓋隱然有痛於此耳。至其行文詳贍。筆法謹嚴。亦頗不減五代史。又且貶契丹國而稱志。其尊崇本朝之意。以視宇文懋昭之大金國志。直書差康王出質。於獻俘詳列北遷宗族妃主等。其順逆爲何如哉。讀者弗以非正史而忽之。

雪亭姓白氏。無定名。家本世族。年三十。孤貧不娶。工詩。善星緯術數。每自詡其術。人亦未之信也。淒應童子試不利。末後有邑令某者。奇其文。首薦之。而雪亭文輒不完稿。曰。神龍見首不見尾。其狂譎多類此。方試時。改名曰杏。人或問之。曰。二月街頭買杏花。吾亦取其及時耳。此可想其風致矣。卒不售。其冬卽病死。聞其未死前。有所遇王孫不識長卿。又無好事如臨邛令者。因鬱鬱以情死。噫、亦不幸矣。余少與雪亭交。奇書好句。朝夕商搉。小齋有竹石花木。猶記暑月露坐。抵掌劇談古今事。於時竹影橫窗。石鼎作松濤聲。相謂此境不可多得。俄而余寄跡海濱。雪亭曾有一札寄余。自敍近況。多磊落可喜事。嗚呼。孰知其竟爲絕筆耶。聞其歿後降神。自言爲泰山府君書記。豈君之才不伸於世而乃見賞於冥冥中耶。青燈竹屋。顧影淒然。每憶良友。如聞謦欬。惜其文筆。身後又遭李長吉之厄。但記其二語云。殘蟬古柳蕭疎影。一派寒

波帶夕陽。天生好語。余固特識其人。雖然余書又何足以不朽。

泡北偶談、記高淳縣花山有白牡丹。歲開數枝。種非人力。亦無恆所。有折者。輒得疾。施愚山先生詩云。空山石蠟蠟獨立天風吹。攀條莫敢折。含芳貽阿誰。余家亦有黃牡丹。不常開。開卽有喪。自植後一開。而世父大萊公卒。再開而先子棄世。其花作秋葵色。紫檀心樓。高於常花。嬌艷可愛。大抵奇草木。不爲瑞。卽爲妖。二花與洛中之金帶圍。抑何相反耶。

華亭宗伯思白公臨終時。忽索鏡自叱作美人相。聞之先人云。

武進劉雲山、醫士也。生時信鬼神。募修司徒廟。遂自爲像於神側。沒後人有病者。輒祀而請之。有神效。至今香火特甚。稱曰劉先生。曾有鄰人患熱症甚亟。請之。夜見一叟至。爲洗其舌。頓覺心地清涼。明旦霍然。他多類此。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醫到門。投一匕而愈。曰、我常州劉雲山也。贈之金。不受。但云他日尋我於毘陵司徒廟巷。某至常。則知其沒已數十年矣。因設祭而去。此事王尙書曾採入池北偶談。

宋吳惟信中孚。湖州人。寓吳嘉定之白鶴村。吳有麋先生者。於九經注疏悉能成誦。嘗見中孚賦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亟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筆下矣。此語可悟詩家三昧。然此意亦須心會。所謂詩有別材者。殆謂是耶。

淄川袁孝廉松籬名藩。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禮經。壬戌尙困公車。闈中賦詩云。二十年前古戰場。臥聽譙鼓夜茫茫。三條書燭連心熱。一逕寒風透骨涼。苦向緇塵埋髣髴。憑誰青眼託文章。明宵別後長安月。

偏照河橋柳萬行。袁竟下第。先祖以是科成進士。曾言其詩。可爲泣下。近日江南一顧姓者。於闈中亦吟一篇云。八千舉子盡元魁。我也隨班挨進來。斷續文章逐氣接。糊塗題目囫圇猜。號房瓦少常防漏。蠟燭油枯漸作灰。舍弟三官眞造化。宗師竟不取遺才。雖滑稽語。然亦是眞境也。德淸蔡狀元崑暘。庚戌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鄉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以第一人及第。題一絕句於扇頭寄邵云。去冬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風塵中識天子宰相。固是難事。此輩但須令其自愧可耳。又蔡旣捷後。恐自以鼎甲奪秀。因請乩仙卜其門祚。乩大書壬戌之秋四字。至壬戌而從姪升元復爲第一人。是年秋殿試。

隃麋、墨名。後漢書西羌傳。有隃麋相曹鳳註云。屬右扶風。今汧陽縣也。側理、紙名。可以屬對。

銀杏名鴨脚。一云葵。亦名鴨脚。不解所出。近讀鮑照園葵賦云。白莖紫蒂。豚耳鴨掌。亦取其葉之形似。意當本此。

朱淑眞璿璣圖記。若蘭名蕙。姓蘇氏。陳留令道質季女也。年十六。歸扶風竇滔。滔字連波。仕苻秦爲安南將軍。以若蘭才色之美。甚敬愛之。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若蘭苦加捶楚。由是陽臺積恨。譏毀交至。滔大恚憤。時詔滔留鎭襄陽。若蘭不願偕行。竟挈陽臺之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爲迴文。五彩相宣。瑩心眩目。名曰璿璣圖。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乃命使齎至襄陽。滔感其妙絕。遂送陽臺之關中。具輿從迎若蘭於漢南。恩好踰初云云。大略本唐則天序。按晉書列女傳。言滔爲苻秦時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

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二說不同。豈晉史反從略歟。

一樹桃花臥綠蕪。春陰簾外雨模糊。宵來鄉思知多少。又向東風聽鷓鴣。垂楊踠地綠絲齊。繡閣無人落燕泥。閒倚薰籠思往事。冷香和夢過橫溪。癸酉闈後從市上買數種舊書。內文中子一本。塗乙狼藉。於夾葉中得方寸紙。蠅頭書二絕句。款曰淞雲。詩筆楚楚。應是香奩中物耳。

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任暄。猷杞縣人。明末團結鄉勇以禦流寇。南渡授官後軍府左都督。靖邊伯。豫王下江南。投誠。遂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復中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南贛道僉事。一吳李芳。邵陽人。崇禎己卯舉人。粵西時官至左都御史。投誠。願以科甲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錢世熹。五河人。南渡爲副總兵官。既而爲浮屠。久之復補諸生。中康熙庚戌進士。年已七十餘。未幾卒。見池北偶談。曾祖職方公諱巽祥。順治己丑進士。洪文襄承疇門下士也。一日南回。文襄以四千金屬買吳中聲伎。曾祖諾之。及出京。盡以乞親友之貧乏者。回見文襄。詢及之。曾祖曰。門生以道事公。不敢以此事累公清德。竊援馮驩市義之說。已爲公散之矣。文襄大笑曰。此眞予之門生也。

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復。起復、卽奪情也。今人以禫後卽吉爲起復者。誤。按唐時百僚罷而復用者。亦曰起復。

余曾夢一人。示以一聯。詩曰。漢廷有劍誅張禹。湘水無書弔屈原。未知何指。

海寧查氏僕婦。暑月露臥。一小蜈蚣入其耳。急以雞汁薰之。不得出。時覺耳中作痒。久遂無患。閱數月。忽

右臂皮肉間痒不可忍。按之則有物蠕蠕欲動。數日後。遂至手背間。因以刀挾之。一蜈蚣躍然而出。色微白。食血已飽。從耳入臂。踰月而人無所苦。大奇。

彭少宰羨門。少以長短句得名。所刻延露詞。皆一時香艷之作。至暮年每自出價購之。百錢一本。隨得隨焚。蓋自悔其少作也。余謂朱太史曝書亭集。其有功經史不少。而風懷二百韻。未免褻狎太過。兼實有其事。亦儘可删也。

園花一郭姓者。忘其名。作詩送一友入京。其人短小。詩云。三尺驢兒三尺身。一鞭遙指帝城行。到京恰值端陽節。何處飛來大健人。

顏峴家僮名銀鹿。後侍魯公終身。

錫山杜太史雲川詔江南名宿也。在木天時某尚書家一青衣甚艷。集諸名士賦詩。約入格者相贈。太史賦簾波詩。有銀蒜瓊鉤之句。尚書大賞。竟如約。或贈杜一絕曰。銀蒜瓊鉤句欲飛。詩成親擁麗人歸。紫雲見惠徒虛語。笑殺居家舊紫微。亦佳作也。惜不得其名。

近日談詩者紛紛。市井庸奴。略知識字。便握管操觚。自命主持風雅。且有借選詩以射利者。江西一某姓者。徵詩吳下。其所選已刻大半。皆當代名公鉅卿、及奔走聲勢者。此人曾登弄珠樓賦一聯。高自稱許。後聞人誦之。不覺捧腹。云、南湖水接東湖次。查浦山連澉浦山。由三十里海而一朝塡沒。須得巨靈移山手也。

東皐雜鈔卷二

天下山水奇絕處。每多異人。有某姓者。曾與數友同遊黃山。別有一徑。草木陰翳。絕無人跡。諸人皆以日暮憚往。某獨搴衣直上。遂窮幽歷險。至山頂石室。有一老人獨坐室中。見某至。呼其名。詢以家事。且言曾與某曾祖交好。不知其子孫近已若是。至夜留宿石室中。與一鹿皮。令寢其上。且謂之曰。飢時可於皮下覓食。某至中宵。果於皮下得桃棗數枚。食飽即盡。天明徧覽室中。見石牀後有二劍插地。用力拔之。不能起。老者笑曰。此非子所能辦也。渴甚。老人令就室後小池飲。池僅數尺。一石板蓋其上。水清列作酒香。中復有果數枚。自此飢渴即造池飲水。食果隨盡隨有。竟不知其何自而來也。留數日。忽有一物類猿猱。入室向老者作拜跪狀。老者揮令先往。因謂某曰。此處本一白猿所居。後爲異物侵占。猿與爭不勝。因邀子至此驅之。猿遂移入後洞。讓予居此。向者所見。乃此猿邀飲耳。子可同往。因攜之歷數嶺。遙望林木葱鬱中。有白光閃鑠。迨近。乃猿也。向老者跳躍敍語。老者爲言某乃吾故人孫也。近來謁吾。故與同造耳。猿出酒果與飲。暮復同返。老者謂某曰。家人索子已久。子可歸矣。某堅請留。老者曰。子有老母在。非其時也。贈一木杖。拔床後劍。教之對舞曰。會此可以延壽。此後當於某年復會。其人乃覓徑而歸。至家。已失之數月矣。至某年大病。夢老人授以丹。而愈。勉齋舅氏曾遇之燕京。時已九十餘。步履如少壯。往返數十里。不用

車馬。近以薦舉入仕矣。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今云蠻夷猾夏。取此義。其說甚新。

草木子曰。物之牝牡。一生不再交者、虎也。玳瑁也。鴛鴦也。鴛鴦古今多取其雌雄相守。此理殊異。不覺矣笑。

石門曹氏。明司李諱廣之後。其首房饒於財而儉嗇。每夜門戶。必手自扃鐍。一夕火起。戶閣不得出。全家十七口俱焚死。惟少子外宿。得免。先是有衲僧坐其門。化草鞋錢十八雙。云可以解難。主人堅拒不許。廚下一嫗。獨施錢數文。後火起。惟此嫗踰牆得免。焚死者適如其數。宋夏英公竦薨。子安期奔喪至京師。館中同舍謁見。不哭。坐榻茶藿如平時。又不引客入奠。人皆訝之。戊戌年。安期死。數日。子伯孫、猶著衫帽接客。無毀容。愈肥澤焉。近日世族子居喪。有更甚於此者。殆所謂喪心病狂者歟。

昔聞數士子於試前請乩仙。仙至。乃黃山谷也。諸人以功名事。欲得呂純陽問之。相與更請。未幾而稱呂至。先書云。諸君各飲墨汁一杯。飲既。大書云。平時不讀書。急來飲墨汁。那有呂純陽。依然黃魯直。豈魯直滑稽。果如是耶。未知信否。

鮮卑謂被爲禿髮。禿髮烏孤之先。有名壽閭者。產於被中。因而氏焉。見晉書。

吳虎臣漫錄、引晉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載離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昌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其曰。敢冒諒闇之譏。則雖人臣亦可以言諒闇也。余按晉書山濤遭母憂。武帝詔有曰。山太常

雖居諒闇。情在難奪。是晉時固通稱。豈虎臣偶忘之耶。

義興一獵者。暑月乘曉入山。見一巨蛇畏熱臥嶺上。首垂而下口張若箕。因以鳥銃中其喉。此蛇負痛疾捲。聲若風雨。嶺上之竹俱偃。焚之。臭經月餘。居民染其氣者。多首痛頭裂。

余鄉一巨宅多凶。人不敢居。夏月有乘涼其中者。會日暮見庭隅小穴中儀仗導從。紛紛而出。人馬俱長數寸。末後一乘輿者。冠帶多髯。儀形儼然。緣堦而上。呵殿聲啾啾可聽。其人狂叫。倏忽不見。竟不知何怪也。

明季白司寇昂掌部時。一總戎失律。餽金請救。尚書受之而偶遲其事。竟棄市。後夫人生一子。尚書親見總戎入而產。及長。狂而駭。聞碎碗聲。愛之踰絲竹。即日市窰器擲之以爲樂。又市飛金數百金。從塔上因風颺之。日光熒鑠。照耀原野。誇爲奇觀。一門客以木棉花種佳盆誑之云。此西洋牡丹也。價數百金。如數償之。數年家貲蕩盡。窮餓而死。余舊居卽其宅也。至今人多有談其駭事者。

昔人紀大姦事固異矣。余所見更有異者。族祖家一鰥奴。素凶悍。一日。置肉炭簍中。令母犬往食。因從後姦之。始覺極熱。既而陽道不能出。痛不可忍。遂極力掣之。皮肉盡脫。叫號數日而斃。此皆天壤間奇事。

隋裴虔通、親弒煬帝。入唐不誅。爲辰州刺史。至太宗貞觀二年。始以前罪僅削爵。流驩州。此亦漏網也。

唐高祖赦王世充而誅竇建德。與宋太宗鴆李煜而全劉鋹。同一失刑也。世充劇賊。百戰之餘。窮蹙始降。且弒君竊國。終不明正典刑。雖死於私讐。反爲之加罪。其人建德起山東。與唐未嘗爲惡。徒以救世充而

敗耳。至其破化及爲煬帝發喪事。蕭后以臣禮。非當日諸賊可比。反不能宥一死。南唐自周世宗時入附。至宋未嘗失事大之禮。且後主文懦。非劉鋹殘暴比。顧乃不免何耶。然嘗論之。建德雄武類李密。而闊過之。雖智略不若秦王。亦一時之傑。使其不死。其才終不容於世。至李後主恂恂如才士。乃以詞語取禍。哀哉。

嘗謂唐高祖不及睿宗。知秦王之功而不能早定儲位。惑於嬖侍之言。終致巢隱之禍。以視睿宗舍長而立功。其明暗爲何如耶。

自古英雄未有不好色者。漢高之戚姬。項羽之美人虞兮。光武之陰麗華。蜀先主有懷嬴之累。魏武與文帝爭甄后。唐太宗之武氏。幷巢刺王妃。自此而下。其沉溺不悔者更無論矣。獨明太祖自馬后薨。中宮虛位者數十年。嬪御亦寥寥。汪廣洋以廢令女作妾。遂震怒賜死。其不邇聲色。眞千古帝王所未有也。

古今事有相類者。荀勗識牛鐸而樂得諧。唐李嗣眞爲太常丞。鑄黃鐘不成。嗣眞居崇業里。疑士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宅地中。若有應之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海鹽鄉民家羊產一羔。一首二身。自頸以下相連。八足兩尾。民懼。卽殺之。遠近趨視。此近羊禍。甲戌二月事也。又聞數年前民家產一鴨。有四足。

城南拙宜園。中允楊公別業也。園中位置出夫人徐氏經畫。夫人工詩能畫。爲鹽邑士女之冠。園落成時。合寧鹽兩邑文人。高會詩文。第其甲乙。他年得賦遂初。擬於此偕老焉。亡何。夫人亡。中允亦去官。懸組之

後留寓於茲。殆將十稔。賓朋滿座。詩酒流連。擁名伎王月君校讐文史。論者謂不減虞山宗伯。園中黃白牡丹二本。爲公門下士河南某君所貽。花時爛漫。遊人雜沓。余以髫時曾一過焉。康熙戊戌。中允奉詔修城密雲。月君亦返棹姑蘇。荏苒歲月。三十餘年。園已易主。雖曲沼猶存。而高臺漸圮。今春訪客城南。因縱步一遊。桑麻彌望。無復曩時之盛矣。亭畔桃花一株。嫣然欲笑。喟焉感懷。爰成二律。其二云。畫舫容與傍碧潭。層樓縹緲接晴嵐。東山高會賓朋盡。西洛名花國色酣。學士文章留塞北。美人雲雨隔江南。桃花依舊臨風笑。倒影池中映蔚藍。此余中表陳子萊可作也。俛仰盛衰。不覺感慨。令人有江淹恨人、李嶠才子之歎。

烟草本夷種。嗜之者始於明季。近日士大夫習以爲常。大廷衆座中。以此爲待客之具。至閨閣亦然。粵中一士。遊某公門。自詡其技。曰、善嗜烟。因請試之。先淨掃一室。集諸公於中。四圍窗戶俱緘封完密。用好建烟二觔。食之至盡。烟氣不吐。食畢然後隨口噴之。成雲鶴、仙神、龍鳳等像。不知何術也。烟草一名淡巴菰。

長洲韓宗伯有長歌。

鹽邑朱謨烈。號翰沙。工詩能文。久困場屋。每元旦以黃紙作表。願減壽以易名。自於竈前及城隍廟焚之。至庚子秋闈報捷。不月餘卽死。似有神促之者。其五言如亂鴉分古木。落日滿荒洲。曠野雲容白。寒天木葉紅。梅花和客冷。春草倚愁生。西風吹古渡。秋水弔枯荷。空城延暝色。征雁下平蕪。牧笛一聲晚。江村兩岸秋。遠浦孤烟直。荒亭落照橫。七言如風穿堤柳。鳴蟬咽雨打池荷。宿鷺醒風押楊花。將夢去。鶯依夏木

抱愁居。俱不失唐音。惜乎半生不遇。一第卽死。哀哉。

天下奇技有不可解者。一人能口畫。先以五色紙嚼碎。或壁或門。上離五六尺。隨口吐之。須臾卽成臺閣鳥獸花木之象。工巧勝於綵繡。眞奇術也。

歐陽文忠有姬姓盧。名媚兒。姿貌端麗。口中作芙蕖花香。有蜀僧曰。此人前身爲尼。誦法華經二十年。茄子一名落蘇。始於吳越時。錢武肅王諱石榴爲金櫻。茄子爲落蘇。

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

余邑周雅楫清源。以康熙己未召試入翰林。一日入直。聖祖忽問以增廣生員四字。周不能對。上哂之曰。四書尙不讀全。何云博學。後檢之。乃在子適衞章。圈外註唐太宗置增廣生員云云。

蘭陵米賈王姓。字君甫者。因商流落不偶。至乞食岳陽樓下。一日。遇道士哀之。招與同飲。因取菜汁畫一螳螂於扇。令持之索錢。比出店。則蠕蠕欲動。儼然生物也。因得資之以歸。後數年。友人處請乩仙。君甫亦在坐。乩忽大書一絕云。十年不見王君甫。今日相逢鬢已霜。可記岳陽樓下事。曾將菜汁畫螳螂。

山明水淨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淸入骨。豈如春色嗾人狂。華亭宗伯題小幀山水絕句也。余曾覩之。畫筆明淨可愛。不類常所見筆意。眞佳作也。

三月三日取桃花陰乾爲末。至七月七日和烏雞血塗面。白潤如玉。按花蒂曰跗。花足也。花當、花根也。

廣西桂林府。滿山皆梅。開花時作梅瘴。易染人。

余先子幼聰穎絕倫。年十一。通五經、左、國諸書。七歲時。先大父教以偶語曰。白面書生。卽應聲云。黑頭宰相。大父奇之曰。此兒定不凡也。弱冠。卽嚴肅恭愼。凜然有不可犯之色。及長。刻苦力學。詩不嘗作。而所吟多佳句。如金陵鐘樓望月云。千里暮雲歸岫遠。一天秋色入簾淸。春日遊陶然亭云。烟籠春水紅橋北。翠滴晴巒御苑西。淸俊不減唐人。丁巳元日云。文章海內誰相許。名字人間竟不知。聲情悲壯。磊軒師所云。眞堪擊碎唾壺者也。數奇。僥得僥失。益憤激下帷。鬱鬱發病而歿。病中猶手一編。不少置。疾亟。摩余頂嘆曰。吾所以至死不廢卷者。亦望以功名不墮家聲耳。今已矣。未識兒能成吾志否。今某不肖。復漂泊無成。每憶斯語。輒泫然淚落。不知何時得慰吾父於冥冥也。

偶讀曝書亭集。紀譚石舟遇盜不殺事。以盜父爲譚君祖科試二等士。因嘆師弟之誼。雖盜賊猶知感恩。余祖每充同考試官。所取士無一不終始成之。厥後負心者比比。其不忘師誼者。惟北直王槐三植一人而已。壬戌歲。余叔父過江西逆旅。主人之父備詢所自。因爲道姓名家世。此老忽驚拜泣下。乃余祖提學江西時所取士也。遂極款洽。明日。復遍召里中同志數人。皆昔時所拔士。相與殷勤道故。臨別餽贐有加。夫一青衿耳。獨感恩若此。以視彼之紆青拖紫而遽忘其所自來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耶。本使者應以人君重任。但當公正自矢。不計私報。至世態炎涼。更何必較甚。

歲華紀麗、胡震亨孝轅作。於陵子、姚叔祥士粦作。與天祿閣外史。俱萬歷間僞書也。二君皆鹽邑人。李夢陽、擧生子也。其一先齔。次卽空同也。

余里人有營葬穴已定。夜夢一偉丈夫謂之曰。余雷橫也。君所卜地。正是吾墓。乞少避之。其人不之許。迨穿穴。髑髏一具。脛骨長大倍常。徙之他所。卒亦無他。按襲聖予水滸傳有插翅虎雷橫名字。是蓋烏有子虛耳。豈果有其人耶。抑姓氏偶相同耶。何以能見異於夢。而終不能爲他禍也。

崑山徐相國之後。有白玉酒觥。旁一猩猩。據觥而飲。其色又純黑。脣眼獨朱。眞異寶也。

武林章藻功定績。癸未庶常。工四六。爲人狂躁喜事。諸生時。科場後俚鄙詩文。多出其手。人畏其筆舌。因寅緣得售。有陳永興者。買油爲業。擁巨貲。歿後入鄉賢祠。搢紳往拜。必厚贈銀幣。章往而無所獲。遂憤怒。適海寇投誠人黃明爲浙藩。章與厚。力搆此事。遣胥役手鎖鐺至祠中。鎖木主拽出之。後黃敗。罪款亦及此事。章反坐。黃他事革職。居家益憤憤。時查某爲少宗伯。章作書與之。首托其子舉人磨勘事。後力陳此事。謂事關學校。欲其從公論攻擊。查因事伏法。籍沒時。此書遂達御覽。世宗惡其輕狡。并摘磨勘事爲科場大弊。特逮下詔獄。杖四十。枷死。其子褫革。流廣西。

後漢蔡文姬傳。曹操問文姬先人墳籍。欲使十吏就寫。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惟命。按文姬先適衛仲道。後爲胡騎所獲。生二子。重嫁董祀。今乃云云。無乃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乎。操爲漢賊。外假大義。文姬行事。正是相類。無怪乎其見許也。陳改之常云。讀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二語。使人有遺世獨立意。讀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便覺飄飄然天際眞人。想此語大類晉宋人。可入世說。

語木葉某以喜子圖索題。按爾雅蛸蠨長踦註。俗呼喜子。此東山之詩。所謂蛸蠨在室是也。今所畫乃扁形斑色。八足而長。壁上作窠者。此物本草一名壁錢。一名壁鏡。集解稱壁錢蟲。似蜘蛛。作白幕如錢。貼牆壁間。北人呼爲壁繭。諸咏竟以喜子當之。殊未合。

近日士人攻舉子業。一經之外。束閣不觀。亦有頗負時譽而空疎特甚者。笠亭賦招隱詩。用感概字。四明一友見之。譏其粗疏。其人固近日名士也。事出南華。非僻書耳。不與昔人同慨耶。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山谷此語。道盡學人通病。吾輩當以此爲座右箴。

今人但知青溪爲佳麗地。按南史劉瓛傳。瓛字子珪。沛郡相人。爲齊世大儒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宋魏泰東軒筆錄。載王荆公子雱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妻日相鬬鬨。荆公知其子失心。念此婦無罪。欲以離異之。則恐其悞被惡聲。遂與擇婿而嫁之。時有王大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之諺。按史稱元澤未冠。著書千百言。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不類失心者。其後病疽死。魏泰所云。恐未必然。細味其眼兒媚詞。所謂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又云。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意元澤或是病婦者。不然。人卽失心。亦無遽嫁其婦之理。荆公雖執拗。當不至是。

金沙荆月娟。娟氏、余叔母母也。適莊氏。早卒。工詩。如遣興云。暫向蘭陵玩物華。數椽茅屋托生涯。門前春

水通千里。樓外晴烟見萬家。好夢猛驚城上鼓。旅愁偏對雨中花。朝來底事添吟興。竹放清陰護碧紗。春日云。東風搖曳艷陽天。花自芳菲柳自眠。最是日長無一事。蕭然茗椀竹爐邊。初秋云。白蘋紅蓼滿芳塘。殘暑猶蒸尙未涼。最愛晚來清絕處。一泓秋水浴鴛鴦。

澄江是鏡字。仲明託名講學。築室聖柯山。極其壯麗。聚門徒百十人。壬申、甲戌、保舉經學。一時數大老連章薦之。高臥不就。名益高。近爲胞弟告發。共三十餘款。多有不法事。常郡侯宋諱楚望。玉陽人。深惡之。毀其廬。造書院時。適有姦僧某擁巨貲。亦爲宋公所訪。畬田八百畝。盡入書院。爲膏火費。院中告示首舉二事。所謂經明行修之儒。乃與淫惡不法之僧並提而論。可爲浩歎。

東皐雜鈔卷三

今人於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往往以爲詩讖如劉希夷之年年歲歲花常在歲歲年年人不同是矣蘇子美身如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昔人以爲天徵然東坡之事如春了無因不居然鬼境乎又如樂天年少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爲十八歲病中作而樂天壽至七十五讖之說何足信哉

鹽邑某姓女已字黃某一日病死忽起坐作京師男子音云前生與此女有讐因戟手唾罵連呼索命忽又作蘇音男子極力排解且呼其家人至前爲言此女前生爲舟子此人是京師鐵匠積銀數十金爲舟人擠水殞命尋之十餘年今日始見但此事尚可商量因問此女字人未爲言結婚黃姓女點首云既是有夫婦女可訴於本縣城隍再得銀鏹數千此人自然依允且此女可即送之夫家若留其人必復至其家一一如言此女即甦至今無恙

桐城方姓者寶一硯質甚粗硯池中有兩足印另有一石刻裸身小兒立之印中則水淫淫從勢中出如溺然制度雖俗而甚奇昔江南李後主有一寶硯池中常浸一石魚水終不涸後爲陶學士穀攫去置他硯中即不效亦此類也物類相感固有不可解者

古器不遇識者湮滅不傳往往而有鹽邑一舊姓衰落後賣一破廚中得一物似石非石似硯非硯硯、買

廚者以二百文幷之。後入高學士士奇家。云是漢宮中簾押也。高得時已轉售數賈。其價千金矣。又雷威琴一張。在舊骨董店中。爲張氏優人所得。攜入京師。送一部郎。亦不甚賞也。後其人因事下獄。以琴餽一當路。因得脫。此公大賞。以爲眞雷琴。所謂百香是也。幷詢所從來。此優因大獲寵愛。後以軍功入其名。得一武將云。

海鹽彭秀才聲山繼配某氏。撫前出二女。極慈愛。長女嫁後已沒。一日婦病死。忽起作長女音。喚其父爲言母爲瘍司船所拘。速送數十萬楮錢。可放轉。遲則船開不及矣。如言焚之。閱一夜而婦甦。亦言爲瘍司所拘。後見長女送錢。始得釋。臨行時爲一廚人以熱油滴目中。痛不可忍。一目果盲矣。

衞夫人名鑠。字茂漪。廷尉展之弟。恆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妻。中書郎李充母。王逸少師也。王子敬五歲已得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

甲戌七月汎海中浮一物。已斃。首如牛。翼如鼈。無足有皮。四片如槳。重六百餘斤。或云玳瑁也。骨爲邑令蔣君所得。

海鹽徐穟晚得奇疾。自聽其身中有鐘鼓聲。如禪家課誦者。初在足指。漸後隨時周歷。或在背。或在首。正午則在心。他人不覺也。後遇一胡僧云。能治之。以油一盞。煎百沸。令徐臥。梵語移時。以油從背上沃之。倏然而過。毫無痛楚。此病頓絕矣。

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著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

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愬。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窗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烟月曉。恐明年燕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宋李南金詞也。有大家亦流落可歎者。李贈以此詞。淒婉風流。居然作者。南金號三谿冰雪翁。見鶴林玉露。

杜詩、天棘蔓青絲。鶴林玉露以爲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用事較切。但以己公爲齊己則大誤耳。

岳珂桯史載王義豐館娃賦。以爲植意卓絕。脫去雕篆畦町。其中有曰。夫差之資異。在列國亦翹楚。一戰而越沮。再會而諸侯懼。使僅得一中佐。置雙翼於猛虎。惟自剖其骨鯁。而放意於一女。敵乘其間。無以外禦。杯酒之失何足問。獨爲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遭殺。夫差不可愚。苧蘿之姝。適足爲我娛。胡得而竊吾之符。榮楯可居。適足以華吾廬。胡足以墮吾之都。通篇立意如此。荆公亦有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伯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同一翻案也。不知女謁盛則忠臣誅。讒諂進。勢所必然。斷無兩立。此種議論。皆書生之見耳。

紅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雙鷗。南宋廬陵陳國材詩也。

鶴林玉露謂杜孤雁詩并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似興君子寡。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噂沓競喧。又謂咏鷗末句。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以興士當高舉。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自取賤辱。如浦鷗也。此種皆宋人說詩習氣。後人泥之。必至字字穿鑿矣。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周公謹齊東野語。記賈秋壑事。謂趙師巽犬吠。乃鄭斗所造。以報撻武生之憤。許及之屈膝。費士寅之狗寶。亦皆不得志。抱私讐者所造。周据祖父所言。似出公論。然君子惡居下流。一失足。便爲萬世口舌。可不愼哉。

張魏公浚之殺曲端也。何異秦長脚之於武穆乎。後人徒以其子講學。從而推許之。且謂符離之敗。鼻息如雷。謂是心學喪師失地。使宋之兵力一蹶不振。雖心學何益哉。先是隆興元年。浚謀先取山東。王大寶、胡銓、王十朋、汪應辰、陳良輔諸賢。交贊之。獨史浩不然。屢爲孝宗陳親征之患。且謂浚曰。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徒慕復讐之名耳。明公四十年名望。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不聽。決意出師。浩因請罷。出知紹興府。果大敗。齊東野語載之甚詳。孰謂浩小人。遂無謀哉。浚與武穆論酈瓊。王德事。其褊亦甚矣。至其薦秦檜。尤失之甚者也。

金國南遷後。國浸弱不支。再遷睢陽。某后不肯。寧死於汴。元遺山詩曰。桃李深宮二十年。更將顏色向誰憐。人生只合梁園死。金水河頭好墓田。見山房隨筆。王阮亭但謂其擬張祜。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蓋哀金宮人之被俘虜者耳。豈未見此耶。

老學庵筆記。記張文潛三子。秬、秸、和。皆中進士第。秬、秸在陳。死於兵。和爲陝西教官。歸葬二兄。復遇盜見殺。文潛遂無後。文人薄命。哀哉。

慶青、姓張氏。潤州金壇田家婦也。工詩詞。不假師授。然不以村愚怨其匹。有鹽賈某。百計謀之。終不可得。

以艷語投之者。罵絕不答。可謂以禮自守。勝於張紅橋、姚日華多矣。近見其詩詞如孤鴻云。碧盡遙天。但暮霞散綺。碎翦紅鮮。聽時愁近。望時怕遠。孤鴻一個。去向誰邊。素霜已冷蘆花渚。更休倩鷗鷺相憐。暗自眠。鳳凰縱好。寧是姻緣。淒涼勸你無言。趁一河半水。且度流年。稻粱初盡。網羅正苦。夢魂易警。幾處寒烟斷腸可似嬋娟意。寸心裏。多少纏綿。夜來聞倦飛。悞宿平田。殘燈云。已暗忘吹。欲明誰剔。向儂無焰如螢。聽土堦寒雨滴破三更。獨自奄奄耿耿。難斷處也。忒多情。香膏盡。芳心未冷。且伴慶青星。星漸微。不動。還望你淹煎有個花生。勝野塘風亂搖曳漁燈。辛苦秋蛾散後。人已病。病減何曾相看。久朦朧成睡。睡去空驚。雖純疵參半。亦頗不俗矣。七言古。頗學長吉、飛卿。惜不能全記。

錢牧翁於丁亥歲以事被急徵。河東夫人實從。公子孫愛年少。莫展一籌。瑟縮而已。翁於金陵獄中和東坡御史臺寄弟詩。有慟哭臨江無孝子。徒行赴難有賢妻。蓋紀實也。孫愛見此詩。恐爲人口實。百計託翁所知請改孝子二字。今刻本壯子。實係更定云。見柳南隨筆。虞山王東溆應奎著。

又東坡云。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而錢牧翁云。丁亥歲三月晦日。忽被急徵。鋃鐺拖曳。命在漏刻。河東夫人冒死從行。慷慨首途。無刺刺可憐語。余亦賴以自壯焉。獄急時。次東坡御史臺寄妻詩。以當訣別。獄中遏絕紙筆。臨風閒誦。飲泣而已。夫寄弟也。而謬曰寄妻。坡集具在。不可證乎。且翁原配陳夫人尚在。而竟以河東君爲妻。並后匹嫡。古人所戒。彼乃悍然不顧。卽此一端。牧翁之不惜行檢可知矣。

又漢書。河間王好學。博士毛公善說詩。王號之曰毛詩。文選於詩序。既定爲卜子夏作。而文目仍稱毛詩序。此與宋書生解大明律何異。

新城王阮亭先生自重其詩。不輕爲人下筆。內大臣明珠之稱壽也。崑山徐司寇。先期以金箋一幅請於先生。欲得一詩以侑觴。先生力辭之。先生沒。門人私謚爲文介。卽此一事則所以易其名者。洵無愧云。見柳南隨筆。

獨見、臥履名。通中、枕名。

宋詩有四靈體。謂翁靈舒名卷。詩曰西巖集。徐靈淵名機。詩曰泉山集。徐靈暉名照。詩曰山民集。趙靈秀名師秀。詩曰天樂集也。

宋樂字玉才。虞山人。詩才超逸。五七絕尤工。其憶金陵云。涼月淸溪渡。秋風白下橋。離心似江水。一日兩回潮。又云。紅燭博山爐。靑樓似昔無。至今魂夢裏。猶聽白門烏。見柳南隨筆。近日刻詩有儼然取入者。亦可笑也。他如送別云。別路風光早。江南芳草天。人心似春色。千里送君船。秋思云。曉坐寒塘鏡。碧開蘋香風引上樓臺。長天一雁斜飛水。遙色先從望裏來。答揚州喬子云。病餘纏縛似春蠶。詩酒風情亦尙堪。日落離心滿揚子。知君江北望江南。蘇臺柳枝云。十里珠簾映碧流。絲絲金線拂船頭。閶門過去盤門路。一樹垂楊一畫樓。年未三十。嘔血死。長洲沈侍郎確士。定其願學齋集二卷。

明三案。紅丸中、李可灼爲河南太康人。迄今其子孫尙秘紅鉛方。明逆案。施鳳來、當湖人。沈客子刻當湖

詩乘鳳來孫與客子中表兄弟也持其祖之詩乞付梓沈謝云令祖列名逆案殆不可幾飽老拳然終擯而不選阮亭常云吾輩今日立品正爲他日文章地雖於聖賢文行之義微似倒置然亦庶幾自愛矣

小學之不講於世久矣士大夫詩文往往有使別字者近閱柳南隨筆其論五車韻瑞大有裨益因節錄於左支韻靡字亡池反音糜繫也與縻通易中孚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也又散也禮少儀國家靡敝是也他若封靡披靡嫚靡侈靡妖靡妙靡綺靡猗靡之類並上聲入紙韻而此書收入平聲矣嶷字在支韻音宜在質韻音逆詩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字相叶也而此書亦作平聲矣支韻釐字鄰其切音離理也史記孝文本紀祝釐如淳曰福也賈誼傳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並音禧與禧同而此則與丕釐允釐保釐帝釐之類並收矣魚韻譽字羊諸切音余美稱也御韻譽字余據切音豫美稱也兩音分死活朱子註四書於誰毀誰譽章兩譽字爲平聲而他處不註而此書則與廣譽光譽名譽嘉譽虛譽並作羊諸切矣齊韻齊字俞題切同臍等也整也而禮記火齊必得食齊羹齊醬齊飲齊和齊並去聲即劑字之省也當入霽韻至趨中采齊音慈他書有竟作采茨者即楚茨之詩也當入支韻此書則與思齊德齊物不齊歌齊夷齊嬰齊宓不齊之類並讀作齊矣文韻斤字舉欣切音巾詩斤斤其明朱子音去聲讀如僅爾雅云斤斤察也故毛詩解亦如之與平聲作斧類及斤兩解迥別此書則與宋斤百金斤郢斤匠石輟斤之類同收矣觀字在寒韻音官在翰韻音貫物在前而自我觀之此觀字當讀平如仰觀縱觀相觀遊觀旁觀之類是也有以示人而使之來觀此觀字當讀去聲如大觀貞觀京觀容觀甲觀壯觀之類是也此書

則不分。兼收一處矣。陽韻行字。寒剛切。音杭。列也。史漢大父行、丈人行、之行字。又當讀去聲入漾韻。漢書蘇氏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顏師古云。行音胡浪反。杜詩、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又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郎中丈人行。皆仄用。此書則與雁行、太行、顏行、淚千行之類並收矣。商字內從八。爲尸張切。音傷。入陽韻。商字內從十。爲丁歷切。音的。入錫韻。詩東方未明註疏云。尙書、緯刻爲商。古今韻略引士昏禮云。日入三商爲昏。此商字與商字迴別。此書則以三商收入陽韻矣。青韻庭字。唐丁切。音亭。門屏之內也。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庭、勅定反。逕庭、激過也。按此當讀如聽字。入敬韻。此書則與趨庭、中庭、王庭、後庭、大庭、明庭之類並收矣。又凶字。邱位切。與塊同。入隊韻。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寢苫枕凶是也。此書則以凶字與由字筆畫相近。誤認爲由。收入尤韻矣。鹽韻占字。職贍切。視兆問也。而口占二字則當入霰韻。作去聲讀。音戰。漢書陳遵傳、遵憑几口占書數百封。註云。占、隱度也。口隱其詞。以授吏也。又朱博傳、口占檄文。顏師古註。並音之贍反。又通雅、王劇當五王出閤。劇召五吏分占。亦與口占同義。皆言不起草也。此書則與不占、玩占、官占之類並收矣。其謬不可殫述。

識字之難。雖前輩有所不免。牧齋尙書誤讀大家家字。不音姑。而押入六麻。如季貢才名噪若耶。縹囊有女嗣芳華。漢家若採東征賦。彤管先應號大家也。不識裝潢潢字音怕膜切。而讀平聲。如籤軸裝潢要簇新是也。漁洋司寇誤讀胥字。如不獨寒潮泣子胥。胥字未聞有讀蘇者。不應押入七虞。荒臺青草認姑胥。胥字則讀蘇。又不應押入六魚。與蟹胥、華胥、赫胥、儲胥、餘胥、同作相居切矣。又蜼敦敦字。周禮、珠槃玉敦。

禮記、有虞氏之兩敦。俱音對。而焦山古鼎詩則押入平聲矣。他如都元敬讀賈胡藏珠之賈爲假。而不爲古。王魯南讀泛駕之馬。泛爲汎而不爲捧。至近日讀匪頒之匪爲非而不爲分。采齊爲齊而不爲茨。肆夏爲四而不爲蓋。大行爲平聲而不爲去聲。此類夥矣。

本朝詩人。有兩邵青門。一爲虞山邵陵。字湘綸。一爲吾邑邵長蘅。字子湘。同號青門。俱于思。並有邵髯之目。昭文翁司寇叔元致政歸。頗極聲伎之樂。嘗春開讌東園。以女樂二八侑酒。湘綸賦詩云。平泉草木盡泥沙。墮粉飄香感物華。只有天風吹不散。紅氍毹上數枝花。迨司寇歿。湘綸往拜其墓。復賦詩云。花箋四幅教瓏璁。一曲霓裳拍未終。誰把梨雲吹易散。墓門西畔白楊風。又有秋柳詞亦佳。詞云。萬樹黃金線。最無端送春辭夏垂垂欲倦。一自漫空飛絮盡。多少朱門晝掩。便背了東風一面。記得清明寒食路。倚纖腰亂打桃花片。又勾住花間燕。如今拋擲情何限。帶幾枝冷烟疎雨水村茅店。六代山河斜照裏。無數暮鴉棲徧。又何處笛聲哀怨。悽絕右丞三疊句。任行人唱煞無人管。長亭路連天遠。其集惜未見。不若子湘之著云。

柳南隨筆載。乙酉五月。豫王兵渡江。宏光聲大學士馬士英走。僞太子王之明、忻城伯趙之龍、大學士王鐸、禮部尚書錢謙益、都督越其傑等。以南京迎降。王引兵入城。諸臣咸致禮幣。有至萬金者。錢獨致禮甚薄。蓋表己之廉潔也。其所具柬。前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百叩首、謹啓上貢計開、鎏金銀壺一具。法琅銀壺一具。蟠龍玉杯一進。宋製玉杯一進。天鹿犀杯一進。夔龍犀杯一進。葵花

犀杯一進。芙蓉犀杯一進。法琅鼎杯一進。文王鼎杯一進。法琅鶴杯一對。銀鑲鶴杯一對。宣德宮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弋陽金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百子宮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右啓上貢。又署順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郡人張滉。與豫王記室諸暨曾王佐善。因得見王鐸以下送禮帖子。而紀之以歸。王佐又語滉云。是日錢公奉帖入府。叩首墀下。致詞於王前。王爲色動。禮接甚歡云。又記田雄執宏光至南京。豫王幽之司禮監韓贊周第。令諸舊臣。一一上謁。諸臣見故主。皆伏地流涕。王鐸獨直立。戟手數其罪惡。且曰。余非爾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曾王佐親見其事。是日獨錢公伏地痛哭不能起。王佐爲扶出之。

吳祭酒梅村。連舉十三女。而公子元朗、暻始生。時唐吏部東江孫華已爲名諸生。年亦及強仕矣。湯餅會儼然居上坐焉。迨康熙戊辰。元朗舉禮部。而唐與之同榜。事亦奇矣。

薄命飛花水上遊。翠蛾雙鎖對沙鷗。塞垣草沒三韓路。野戍風淒六月秋。渤海頻潮思母淚。連山不斷背鄉愁。傷心漫譜琵琶曲。羅袖香消土滿頭。海昌以誹謗伏法。其女徙邊。途中題壁詩也。見柳南隨筆。然絕無其事。是好事者爲之耳。

順治乙酉五月。南京破。柳如是力勸錢宗伯死。宗伯謝不能。柳奮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時長洲沈明掄館宗伯所。親見之。後宗伯之寵憚柳氏。亦在此耳。近日有題河東傳者云。虞山不死河東死。地下相逢也斷腸。

錢唐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康熙戊辰中。既達御覽。邵下黨稱之。一時名士張酒治其大會生公園。名優內聚班演是劇。主之者爲眞定梁相國清標。具柬者爲益都趙贊善執信。虞山趙星瞻徵介館給諫王某所。不得與會。因怒。乃促給諫入奏。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爲大不敬。上先發刑部拏人。賴相國挽回。後發吏部。凡士大夫除名者幾五十餘人。海昌查太史慎行亦在內。後改今名。先生詩所謂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休呼舊姓名是也。趙竟以是廢置終身。晚年有詩云。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聞當時有陳某者已出都。行至良鄉。聞有是會。星夜兼程回京。比到、席已散。値送客出。僅從衆中一揖而已。明日。亦以與會削籍。省齋云。可爲高興者戒。

海昌陳相國素菴繼配徐夫人。名燦。字湘蘋。工詞善書。吳人也。崇禎中。相國春闈下第。南還。舟泊吳門。遇雨悶甚。覓散步處。聞徐氏饒花石。因獨詣之。先一夕、徐翁夢黑龍碎其金鯽魚缸。是日相國至。方徘徊花竹間。誤觸一盆墮。適碎其缸。相國方踟躕致不安。擬奉價償之。而徐翁欣然問姓名。因留小酌。備極款曲。酒酣。自言有二女俱有才色。顧奉箕帚。時相國適喪偶。聞之心動。素善子平。遂索其二女干支。歸舟推之。則皆貴。惟長女微帶桃花星。因納其次。即夫人也。抵家後。相國乃翁以其不第娶妾。大怒。欲立遣之。太夫人聞之曰。此女果佳。即當告之家廟。以婦禮處之。不然遣未晚也。及至。見其端麗莊重。即以新婦呼之。後與相國偕老云。相國既任本朝。一日過良鄉。邂逅一妓。其貌宛與夫人相似。詢之則涕泣自言姓氏。并遭亂失身故。即徐翁長女也。因贖歸攜至京師。後歸一滿洲武臣。其人後至八座。亦爲命婦云。

素菴相國燕京雜詩十二首作於甲申四月蒼涼悲壯不減唐人所惜者局外快心之語多故國舊君之感少耳如幽燕都會歷元明一首六句俱敍帝室山河之壯而終之以誰使金甌終缺陷赤眉青犢滿都城是儼然以亡國之主責思陵矣次云未歌玉樹已亡陳不築阿房亦覆秦已字亦字言思陵雖絕去聲色焦勞夙夜亦終必亡也是隱然謀國之不臧矣故又云烈皇亦是英明后辛苦興邦反喪邦也他如翻城虎旅元牙爪揖寇貂璫總腹心南渡有人曾死諍西征無將不生降忽驚流矢叢丹闕尚有鳴珂導錦車造膝主臣徒對泣同心兵賊久輸平言任用非人駕御無術中涓之奸橫戚里之驕奢共成一敗局也相國在明季以奸臣子永不敍用故於其亡也不無幸心焉然如詩人忠厚之意何哉舅氏副憲存齋公曾云公詩千帳美人歌夜月四郊殘鬼哭秋星美人當喪亂之際對此夜月豈盡歌者此一字卽足見公富貴之念深矣欲以悲字易之是雖親者不諱也

明挺擊案會審御史勞永嘉今石門人也當時鄭國泰賄以七十萬金遂於中夜翦張差舌使無左驗而止永嘉受賄時曾云七十萬金連子孫買去矣

崑山徐健菴司寇歸田後重謀起故官事已效俟詔命至卽行計重陽前數日必到偶以他故稽遲司寇日挾門客數人登洞庭東山飲酒俟召遂以勞頓停滯得疾比詔至歿已數日矣先是長洲韓宗伯元少亦家居司寇以獨起無名因幷謀起韓詔書有已經處分官之徐乾學原非處分官之韓菼語故宗伯詩有云臣免處分原異數病聞閶闔更殊榮韓以濰縣朱令事罷康熙己未徵詩博學鴻儒其中鉅儒碩學

人盡知之而五十人姓氏亦有湮沒不顯者余特誌之以彰國家掄才之巨典焉一等彭孫遹駿孫海鹽人進士倪燦閣公上元人舉人張烈武承大興人進士汪霦朝采錢塘人進士喬萊子靜寶應人進士王頊齡顓士華亭人進士李因篤子德富平人布衣秦松齡留仙無錫人進士周清源雅棋武進人監生陳維崧其年宜興人生員徐嘉炎勝人秀水人監生陸棻次友平湖人進士馮勗方寅長洲人布衣錢中諧宮聲吳縣人進士汪楫舟次休寧人教諭袁佑杜少東明人拔貢朱彝尊錫鬯秀水人布衣湯斌孔伯睢州人候補參政汪琬召文長洲人候補主事邱象隨季貞宣城人拔貢二等李來泰仲章臨川人候補參議潘耒次耕吳江人布衣沈珩昭子杭州海寧人進士施閏章尚白宣城人候補參議米漢雯紫采宛平人進士黃與堅庭表太倉人進士李鎧公凱山陽人進士徐釚電發吳江人監生沈筠開平仁和人進士周慶曾燕孫常熟人進士尤侗展成長洲人原任推官范必英秀實吳縣人舉人崔如岳宗五獲鹿人廩監張鴻烈毅文山陽人監生方象瑛消仁遂安人進士李澄中消清諸城人拔貢吳元龍長仁華亭人進士龐塏灋公任邱人舉人毛奇齡大可蕭山人廩監錢金甫越江華亭人進士吳任臣志伊仁和人廩生陳鴻績子遜鄞縣人舉人曹宜溥子仁東鄉人官蔭生毛升芳允大遂安人拔貢曹禾頌嘉江陰人進士中書黎騫濂雲清江人拔貢高詠院懷宣城人候選知縣龍燮理侯望江人廩監邵遠平呂璜仁和人光祿寺少嚴繩孫孫友無錫人布衣以上五十人俱以翰林官分補授內閣中書七人王方穀新城人朱鍾仁近夫崑山人申維翰周伯揚州人王嗣槐仲昭仁和人鄧漢儀孝威泰州人王昊維夏太倉人孫枝蔚豹人三原人未與試授中書者二人傅山青主太原人村越

紫峯定興人。

康熙辛卯會試。總裁爲遂寧張天如鵬翮、江右李穆堂紱。闈中去取。惟李意所欲。張特備員而已。收羅一時名士。而其間苞苴賄賂。亦復不少。禁中亦微聞之。故御製詩有黃霧埋沙四塞天。今朝出榜正堪憐之句。榜發後。士子蜂聚。毀李之外戶。明日復聚。毀其內寓。李大怒入奏。旨發刑部。以不識姓名舉子結案。終不株連一人。李遂罷職。發子牙河効力。聞當時爲首者爲海寧陳木初、稹。余舅氏行也。李欲指名入奏。存齋舅氏時掌兵科。力與之角。遂得不坐。亦危矣哉。

陳明暹者。淳安之茶園人。少業銀工。邑有海公祠。前令瑞遺愛也。偶來一茅山道士。賣藥其中。人未之信。有乞者久跛。與之藥。一夕步如飛。始共神之。有好事者訪之不遇。明暹獨往。道士故在也。謂之曰。與汝有緣。因出書一卷授之。皆呼風禱雨。以及占卜遊戲之事。盡得其術。嚴州有漁戶某女絕明。明暹計私之。以木棉花作狐狸狀。吹氣入其舟。此女卽發狂疾。醫者不能愈。父母憂之。明暹因令人授意。謂非己莫愈也。延之至。卽醒如常。去卽狂發不可制。因留宿舟中。數夕而苟合焉。已而有娠。其女之夫家訴於官。逮明暹至。刑詢之。盡吐其實。追書焚之。杖配江北。徒滿。思茅山甚近。復往尋道士。及至。適遇焉。留宿。復教之山地水仙諸術。時江南蔡珠者。以謁選入都。明暹隨之至山左。而資斧罄。陳曰。無憂也。所餘止銀一錠。因中分之。書符其上。朝用其半。夕卽飛還。回環不盡。宛然青蛺術也。及抵都。選得嚴州府。大喜。攜陳歸。盡去其故案。而以術行焉。水仙者尤靈異。其法書符黃紙上。而空其半。隨所欲問。共書其下。不一人也。不使知之。

設香案拜焚畢。以水一碗。覆以黑絹。吹水成字或詩。或排偶句。俱驗。辛卯春。朗齋舅氏以闈中題詢。首云。瀟灑毛詩學問多。舅固治詩也。次云佛經之內好磋磨。當時不喻。及發題。則子曰然有是言也一節。其上爲佛肸召并磨字。俱題中所有。先是外父與四七兩舅氏俱未第。外王父以諸子詢。末云內中還有苟邊文則放哉。舅氏名世儆也。是科果中。有沈某以得子問。詩云。似妾還非妾。與妾正相當。金粟香飛處。應須賦弄璋。時方私一婢有娠。後果產一子焉。有張沔者問之云。長弓乞竹在水旁。則以姓名爲讖。後其人亦終不達。其奇中多類此。後以老病死。近聞其子更有相墓異術。

素庵相國仕本朝。世祖章皇帝寵眷優渥。而性頗忮刻。爲滿大臣所怒。上亦稍疏之。會太夫人七袠壽。世祖御筆畫松竹賜之。謂曰。汝將自行祝壽乎。抑遣人乎。實諭之歸也。相國以遣子對。上默然。後怒者益甚。安置瀋陽。仍予大學士。一品俸銜。許不久卽召。居既久。因謀賜環。命家人褚正陽以黃金三百賂中官某。於上前道及後閣以他事。(語)沒事露。爲御史以交結近侍參奏。革職長流。居遼。一日。騎馬過山寺。仰見額題曰素庵。訝甚。及入門。一一如舊經歷。中一室。扃鐍已久。啓之。見壁上題詩。卽己舊作。因恍然悟前生是此庵僧也。既歸。忽忽不樂。而卒。夫人徐氏尙在戍所。聖祖仁皇帝行邊。以因婦迎駕。上問有子女否。以孤身對。上憫之。罰修一城。放歸。家人褚正陽家資百萬。藉以竣功。得歸老故籍。夫人在戍所。立願畫大士像。藏至今。流傳。東人爭寶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柳南隨筆及其他一種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長